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冥灵文集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书

死魅

她提着他的首级，在这死寂的游廊里拖行，暗青的大理石面上拖过一条狭长的绛红，他冰冷、渗着血的唇还是微笑着的，平静的随她一起颤动……

无爱无嗔，她吟着，于是消失在游廊的尽头。

身影终于映在池面上，寒秋的风泛着池水，向四周累着落叶，血红的染在碧色的池水中，他的血融了进去，似是叶感伤的泪，蔓延着，弥漫着，渗入着全是一种——一种摄人的死魅。

她捧起它，轻巧的如同捧着一盏琉璃，他的发垂了一地，沉沉的就像睡着般自然的眼睑，看得她迷醉，于是她细碎地吻上去，前一刻还是双深邃的眸子，现在被僵硬的裹住，冰冷的如这池水，她往下继续探索着，找到了那张笑着的唇，方才任她哭泣到断续的哽咽，伏地的心碎，他如何都不愿付于她的，现在只被她一人占有的严实。

他的喉管搭落下来，她将它缠绕在手上，血顺着她的掌纹往下滴落，听见落地的声音，成了她殷红的滴漏，数起了夜长。

她将它的搁置在膝上，用脸摩挲着他的面，曾经鲜活的浮于梦中，终于全是她的了，掌于手上，藏于心中，之至白骨

……

清末

离乱人，独自莫伤神，鸳鸯烛泪凝脂痕，玉盘盛凉魂……

离乱人，独自莫凭栏，胭脂台粉沾尘埃，金轮散冰蝉……

我最爱就酒儿听得这句，辗转唱罢后便尽着性子往那台面上儿撒钱。她盘得一头锦绣卷子，细长的眉向我这里挑来，媚媚的露着齿尖儿笑，粉脸衬得胭脂更红了，蓝锦子滚金丝绸缎子做得好衣裳束得妙身姿，白鹅绒领子围着长颈子，看得撩人，惹得一身不知是酒醉还是神痴。

我想得她玉笋般的指尖子在我臂上划过的样子，用银箸子在碟上轻敲着，叮……她那边又弹得琵琶唱

银铃儿扣窗扉，红叶儿坠亭深，怨奴儿挑弦诉，琴心儿迷人处

……

不觉念起她怨怒的娇嗔，撕绞得一地的碎纸

/我比不得她莫？/

于是恨恨的在纸上一剪，就渗出血来，我挽来啜，脸被她使着性子，劈头打到一边去，我恼了，便又俯上来嚶嚶地哭。

我终究是想起了玉蛾，这个大我一轮的女子，我尚未懂事时便嫁与我冲喜，早先青春的模样我全记不得了，但凡这张病态的白细脸儿，就似我幼时的病全落在她身上来着，当我真正能做全了丈夫的事儿，京城里行医的却都说她这身子再不能房事，她便不再管我，任我一宿宿的不归，只一双无神的大眼望得人寒凉。

每月的今天她由丫头扶着派发月钱，我须回去掌管盘点，恐她周济不全又当了自己的首饰。

/你今个若去了，便再别想来见我/

玲珑扯起我的长衫，我推开去，在桌上扔了这月的花酒钱去了。独这一

天，我对她是牵挂不得的。

赶路的车上，我从怀里摸索出一包红纸裹着的硬物来，层层剥开，是我今早刚得的只镔花纹银镯子，本这镯身而言却也是平常，绮丽的是在那镯尖子焊接处镶得一粒圆珠子，血红的，不似玉，也不似玛瑙，因为并不晶莹也不剔透，只是红的瑰异，质地来的稀奇。

掂弄着不觉到了自家府前。

尚未进得堂去，撞见匆匆从后院绕来的玉娥娘家带来的丫头翠儿，手中提着小包裹，见得我一脸怯缩

/少……少爷/

我看着那包袱

/这又是让你当来的？/

翠儿压低着头，往后暗退，我自是没好气的瞪了她，跨进堂去，果不出所料，玉娥撑着头，在那堂内悻悻地坐着，身边站着四、五男女家仆，见了我都往后退开去，玉娥悠悠抬头，看向我，眼是湿红的，定是挑首饰典当时哭的，那首饰本全是她家妆，自她嫁过来后，不知怎的，家道就越发败落了，以至于到最后她父母发葬的费用全是我家贴的，我爹娘恼她竟是个石女子，倒贴了不少的钱，于是他们死前也从未曾替她置办过什么。

翠儿绕过我走到玉娥身边，玉娥让她照着单子把月钱给派了。跟着我后面，蹒跚地进了内屋去。

不由得她侍候，我自行脱了衣裳挂了，洗着脸便问

/病好些了莫？/

问这话缘自这屋内的那股子药味，日日被药气熏着，药味儿都渗入了屋内的缝隙与角落，我最是闻不得却又得熬着的。

/唉……还不是老样子……/她黯然地叹气，扶床柱坐下

/索性还是快娶了小的吧，一次就置办了，这样日日夜夜在外面花销……这家里……/

我挂了毛巾，不言语，我自知平日里的月禄大半都用在了玲珑身上，对她不起，便走到她跟前，掏出那银镯子套在她瘦削的腕上，她低头看了，直抹泪。

与她没头没脑的聊些家事，打点了一些入冬的衣服。

很快的日头便落了，吃罢了饭，她在翠儿侍候上吃了药，两人一齐为我到书房铺床，我洗漱完了进房，见翠儿在外屋站着，见了我仍是怯怯的向后退去，我挑帘进得内屋，玉娥坐在烛旁，烛光照得她脸色惨淡。

/今晚就让翠儿留下来服侍你吧……好歹别让我绝了你应家的后……成了罪人……下去了，你父母容不得我……/

她站起来，缓缓地说道。我明白她的心思，她终究是惧怕我再娶的女子性子烈，容不得她。宁愿忍着心酸，将翠儿许与我，一来这翠儿是自小就跟了她，顺她惯了的，二来让我有了后定了心，不再朝外跑。

她领了翠儿进来，我方发现翠儿今天是由她精心打扮过了的，头梳得光亮，换了身玉娥青春时穿过的衣裳。只是再如何妆扮都是一脸的平庸，寻不得半点姿色。

玉娥见我不语，独自带上门去了。

我见她走得凄凉，想得她守了这三十年活寡，再不忍心伤她，于是由那翠儿生涩的为我宽衣，灯熄了……

第二天我留了下月的开销走了，走得匆忙，竟像是逃的，怕是起床时见得那翠儿，竟觉得那不是女子的身体，而是这家的牢笼，我随不得玉蛾的心意，仓惶的逃了。

来到玲珑的妆台前，她拔了发上的簪子来刺我，簪子终被我紧拥着吻落了，我应允她，这世上我便只爱定她一个，她才破涕笑了。

半个多月后

今天是答应了玲珑去捧她的场的，她唱得红了，换的新场子，一早陪她置办了许多新衣裳、首饰，下午她换得一身光鲜去了，我留下不紧不慢的梳洗，才穿得鞋，下人便来报，说是应府上有人来传话，我忙出去，玉蛾若不是要事是断不会派人来这里找我，来得厅前一看，是老佣人陈叔，生性木讷老实，说话常只有一半，还好是从小看我长大了的，他见了我并不像见了我爹般恐慌的答不上话来

/少爷，家里出了事……/

他四周看看，小声的说来，语调子怪异的

/少奶奶让我唤您快些回去。/

我让别的丫头，仆人退去了，细问

/陈叔，出什么事了？/

他死命的抿着唇，回道/翠丫头昨个……吊死在柴房里了……/

我整个儿一个冷颤，立码走了出去，上了那原备着去凝香台的马车，改道去向应府。

一路上再如何问那陈叔，便死也不再开口说话，只是一个劲的摇头。

应府还是昔日的应府，但再进得偏厅去，便见那中央停得一具棺材，玉蛾一身素服在旁边坐着，死得是与她朝夕相伴了十来年的丫环，她以后预备着牵绊住我的女人，她的脸色却寻不着泪痕，我以为她是绝望的泪干了，忙上去安慰她，她见了我却先一步说话了

/她私藏我典当首饰后得来的银两，我昨夜才训斥她几句，她便想不开去了……反让我这活着的担那份泼辣户的罪名……/

说完竟倾在我怀里委屈地哭开了，我被她哭的心乱，便道

/明天我安排人好生将她葬了，你平日里怎样待她，旁人都看在眼里，你训她，自是她有了不是，她寻死也是自家心眼小，一时就憋了气，和你并无关系，最多明日里多烧些纸钱，也不枉她服侍我们一遭！/

她听了，哭的小声了，说道

/这几日你便留在家里吧，我夜里独自守着害怕！/

我拿出绢帕给她，点了头，她身边最亲近的人也离她去了，这几日难免不会胡思乱想。

夜里我让陈叔设了灵堂守着，又吩咐了厨房的老妈子煮了药，亲自去端，在门外听得里面两个碎嘴婆子在那嘘叹

/从未见过少奶奶对翠儿下那么重的手/

/应家以往对下人用家法是有了规矩的……可也打得太……/

回头见到我忙收了声。我以为是玉蛾本舍不得首饰用来开销被人贪了，再加上我的缘故，所以或许打的狠了点。再想少时见得父亲生前用家法惩治下人是习以为常的了，并不太在意。

于是顾自拿去给玉蛾，走进那屋子，原本扑鼻的药味竟嗅不到了，四周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异香，她坐在梳妆台前，发髻解了，一头乌发散了下来，

披至臀下，我将药搁在台上，她将脸转向我，脸上似乎施了薄粉胭脂，与白天里见得判若两人，只是那身子还是病怏怏的，让我还确认是患着病的玉蛾，她用手指挑开额前的流海，露出眉来，我将烛台移近，照亮了她的脸，果然修长的方画过的黛眉，抿的嫣红的朱唇，我怔愣了，这难道会是我见了二十几载的玉蛾？她用手抚弄一袭水白色的亵衣领子，腕上扣着我给于她的镯子，一粒红珠子在她项前抖动着，她看我，眼神荡来一种娇媚的秋波，我将手抚上她的脸庞，她顺着我的手摩挲，流下泪来，烛火似是被风吹灭了，那一夜我便再不曾去过书房。

第二天醒来，天早已大亮，玉蛾不在房内。我似乎依稀记得，昨夜缠绵激烈时，她似乎唤我，寰，细想来又觉是自己胡思乱想。看见妆台上凉的药，猛记起她的病，便穿得衣出去寻她。

先到得偏亭，见那口棺材没了，便问陈叔，陈叔说少奶奶一早打发人发殓了的，现在在后花园子里折花，于是一起存着疑惑去寻。

玉蛾着一身暖玉色的夹袄，下面是一条桃红的滚黑绸边裙子，藏在正开得丰盛的桂花树里，见我来了，折了花对我笑，那发式盘得新艳，我从未见过，便是最爱学得新奇的玲珑也从未盘过如此妖娆的头儿，衬得她那张粉脸比得那桂花香更醉人，我走近前去，接了她手中的花于她插了。

/昨夜痴恋了你的美丽，竟忘了你的病儿，不知可有唐突？/

她温柔的笑/自是我全好了，才敢近得你...../

见那笑，我便恍惚了，一个三十岁身患重病的女子一夜间变化的我全然忘了这二十年间来的事儿，于是我被迷离了，被诱惑了，折服了，以后的两个月里我竟没再出过应府，以及玉蛾换了应府除了陈叔以外所有的下人，丫头，都不过问。

两个多月后

半夜里，梦魇住，梦里一女子坐在池边摆玩一物，我近得前去看，那女子倾城的美丽，再见那手中之物，竟是一笑着的人头.....

于是我醒来，骇得一身的汗，摸向身边，空无一人，窗外透进月光，院内似乎有人影晃过，我披了件袄子出到外屋，开门寻去，人影不见了，我朝那影子的方向再寻去，结果竟穿到了通往当年翠儿吊死的那间柴房的巷子外，看见墙角倚着一女子，借着月色看去，那身材打扮竟似是玲珑，我想走近些，屋檐上一声凄厉的猫叫，我想到方才那梦，忙退了回去，在院子里抚得心口平静，抑不住好奇再探寻过去，那墙角的人没了，我自以为是撞了鬼，撒腿逃回了屋子。

玉蛾早躺在床上，点了蜡烛，见我一身冷汗进来，便问

/半夜里去哪儿了？/

我把见鬼的事儿说了，只是没说我曾疑心是见到玲珑。

玉蛾掏出帕子给我拭汗，便道

/明日里将那柴房锁了，封了那条巷子，再让陈叔多烧些纸钱祭了！你也不用那么胆小，翠儿回来也只会找我，寻不得你！/

/不兴你胡说/

我堵了她的嘴，想了想还是后怕，又不敢讲于她听，害得她一齐担惊，便说

/两个多月没离过应府，明日里想到外面去走走，再到佛堂去求个平安！

/

她看上去并不如何赞同，也不反对，便吹了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素斋，我换了身干净的袄子出去了，允了她出去会了老友，拜了佛便回来。

在集市里溜达着，突然想起了玲珑，如何念着如何觉得对她不起，又不方便见她，想到现在有了恩爱的妻子，与她便不如乘早断了，踌躇了一阵，于是决定到那上次为玉蛾买镯子的旧友古董金饰铺子里去选一件送去，不负我们相识一场。

到那铺子，伙计送话进去，不多时，房玄圣出得门来迎我，似是刚鉴定，擦拭了什么大器件古董，一身的灰土，夹在鼻上的镜儿也忙着拿了下來，他引得我去内屋的客厅里奉茶，我笑他三，四个月不见，钻研这东西又入了一番神，他开始时是笑，后来竟一脸诧异，问我

/我与你自那次年会后何时再见过？/

我正巧喝茶，听他话觉得好笑，喷了一地

/你真是糊涂，三，四个月前才卖了只银镯子给我，怎么一下子就忘了？别是卖了次货，现在又赖帐了不成！/

他听了，脸色更是严肃

/我何时又卖于你镯子了，那次年会后我去了山东搜集古玩，这月才回来的，你别是认错了人！/他看我收了笑容，又道/不信，你大可以寻我那伙计来问！/

我知道房玄圣的为人，开得是家正经卖买的店，又鉴定一手精确的古董古玩儿，从不以谎话逗人。我便呆了。他忙让我道来原委，我告诉他，那日捧罢玲珑的场子，一个人先走了，见天色黄昏，便不用马车，一个人弯小巷子回去，半路上就遇了他，揣着一小包儿走得匆忙，被我拦住了，说是新得一好首饰，我强求着要看，他拗不过，拿出来就是那只镯子，我见刻得精致，又强求着要买，只是身上银两不够，明一早去他那儿取，他脸上虽有难色，也终究回答的爽气，并让我别费力，明个儿自会派人送来。

房玄圣听了不禁皱紧了眉头，然后又让我仔细描述那镯子的样式。缺不得半点，于是我便仔仔细细的想着，一并与他说了。他听罢，背着手在屋子里踱，凝神想着，我见他额上开始沁出汗来，不觉暗怕，他猛又问我这镯子给了谁，家里有什么变故，我说是给了玉蛾，然后又断续讲了吊死的翠儿，与昨晚的梦和半夜的遭遇。

他不听便罢，听了只是整个向后倒退开去，啊！一声大喝

/这是鬼遇！/他用手指向我/应天，这镯子是夏朝亡国之主桀帝的妃子陪葬之物，那粒圆珠不是什么玉石玛瑙，而是她同父异母弟弟的头骨磨成的珠子！/说着，说着，他骇大了眼

/我原本以为是有人冒充于我来骗你钱物，结果听你这几月来家里变故，再想那桀妃的遭遇竟大有相同，桀妃虽入宫封妃，却违背天伦，恋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设计处死了其弟的两位妻室，一个赐白绫自尽，一个竟施了刖刑，又囚其弟在宫中，示爱不成，割其头颅藏于身边，腐烂后，又剜得头盖骨让工匠磨成了骨珠，用自己的鲜血与赤色颜料混合着浸上颜色，下了来世的咒儿，又打制了此镯镶于其上。时刻带着，最后成了与己陪葬之物。

/他稍停了些许

/当年只是从那些野史里读了来，并不以为真，没想竟句句应验！/

他辗转的说罢，我没顾得听他后几句，已经瘫坐在凳上，一身的冷汗，

手脚冰冷的心也随着寒了。玲珑，我心里猛的想起，疯也似的冲了出去，房玄圣硬拽我不成，在后急唤

/切不可鲁莽！/

我一路冲至玲珑的宿处，一问，果真是从昨夜就未归过宿，那门房见得我还纳闷的问

/不是应老爷差人来说同宿了外面的莫？/

我的心便沉了塘，跌坐在地上，六神无主，胳膊猛被人按住，抬头看去，正是房玄圣，他提着柄长硬之物，与门民一齐将我扶入屋去，他让门房去为我沏得茶来，让门房退下了，关了门，谨慎劝我

/应天，玲珑怕是劫数难逃，你还是先保了自己的命再说吧！/

我想得昨夜才见得玲珑，定不肯相信，疑是被关在了柴房里，于是苦求得房玄圣与我去柴房里寻，房玄圣死劝我不成，伸手从怀里掏了一蜡封陶瓶出来，将里面的厚粘液体用手熬了在我衣后画上了不知何等符咒，又在我额前一点——是狗血。

/应天，我今日就允了你这多情的亡命人，但若遇那女鬼，硬搏不过，应天你到时切莫怨我只顾得妻儿老小，不顾得兄弟情义！/

我点头，他又道

/应天你若今天性命不保，魂被这恶鬼掳去，将陷于万劫不复，你想得清楚啊！/

我仍是呆呆的点头。

我与他出了门，一路坐马车绕到了应府的后院围墙边上，我知从这里翻了进去，便是那条小巷，直通得柴房，房玄圣看得那天色，雾散尽了，冬日虽不强烈，也算光亮，他暗思着白日里鬼魂邪术许不见得厉害，与我一齐翻墙进去。

翻入墙内，暗叹诡异，昨日里我寻来的巷口已是被砖墙封死，如此神速定不是人所能及，房玄圣低语

/你那些新进的奴才，怕是随她一齐陪葬的人牲，是鬼奴！/

我拉得他往巷深处去，来得柴房的外园，是荒废的园子，平日里只烧火老妈子与下人来的，旁一口枯井，我近得那柴房的破板门，是用重铁锁锁了的，房玄圣在我身后唤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至井口是一路的血迹，井上压着块铜井盖子，我与他合力掀了，再往下看，井子虽枯但深，依稀辨得是女子的血衣，再想便是昨个夜里见得玲珑穿着的，我骇得再冲至柴房门前欲撞，房玄龄取出那带着的长硬物状，原是把黑铁制的剑，上刻着稀奇的条纹，他拦开我，提剑向铁锁劈去，铁遇剑似泥般被切开了，我顾不得惊讶，推了门进去，柴房面北，冬日只斜插入门口的一段泥地来，满屋子尘土与带着血味的霉气，我环顾了四面，眼光落在那捆耸起的大堆木柴上，我发狂得奔去将那木柴根根推开，才推得半边，就全散了下来，我一看，两眼一直，与房玄圣一齐倒抽了口冷气，这木柴里果真藏着她，不再是昔日俏丽的玲珑，而是具森森白骨，上连着丝丝血肉、筋脉，我顿时伏地吐了，房玄圣突然挽了我向外走，不出门便罢，一出门竟看得只那应府头顶的天这块浓云密布，阴风四起，而这应府外却是明亮天空，更听得马车，行人声音。

应府似整个与外界隔了开来，房玄圣与我攀墙朝外跳去，只像是落入万丈深渊，见不得底，昏沉沉落了地，遍身震痛，睁眼开来，竟是应府的大院，

房玄圣口中念咒，让我用拇指掐上中指的纹路，我抬头看，正堂前立得三、四鬼奴，玉蛾悠悠从里面踱出来，凌云惨雾下，待她走得差我们十来步时，我辩清了那是玉蛾的容貌，却全然不是玉蛾的神情，一双盛气凌人的眼光朝我射来，便又走近，房玄圣怒吼一声，从怀里掏出符纸向她散去，全无用处，她只是轻巧的一指，房玄圣像似被定在了那里，痛苦的挣扎不脱。

/将这多事的庸人用铁钉，将手脚钉在墙上！/

她召了两个鬼奴把房玄圣拖走，又唤了另两个将我拖进堂去，鬼奴冰凉的僵手，一身的蛮力，我苦唤着房玄圣，与他们撕打，被一拳打裂唇舌，终敌不过，被拖了进去。

我被那群鬼奴用铁链子锁了，耳听得房玄圣被钉于墙上，惨叫声撕心裂肺，我扯破了嗓子求她罢手，她只是一味的笑，似见得房玄圣被钉得昏死过去，于是提了刀，用刀刃指向我咽喉处。

/顺了我，我引你去那阴阳界里做得万年的夫妻，受不得人鬼界的约束，天伦也管不得，我引你一世逍遥，不好莫？/

我用口里的血水唾她

/谁与你做万年的夫妻，人鬼殊途，何况你这乱伦弑弟的罪恶妖魔！我便是今日一死，也拼得告上阎王殿去，追随着玲珑、翠儿，与这屈辱给了你身子还魂的玉蛾！/

她恼了，刀刃在我颈上划开条口子，血直流落地，嘀哒不绝，我熬着痛，抬了头，竟对她笑了。

瞬间竟领会得前世的寰若真是今世的我，那丧妻失友后，心能泰然，坚定的冷笑于她，报着宁死的心，惨烈、绝望之状全于今日里重演了。

/三千年了……/她握紧了刀柄，恨的脸都扭曲变了形/三千年了，你还与我理论这番话，为何你宁死都不服我，从我？/

她流下泪来在我眼里只是尸水，我越发笑，她便越发无法得到的绞痛与揪心，于是大叹了口气，将手中的刀扬起，我闭上眼，仍是微笑着的，今日里死了也再无人世的留恋。

这首级于她作了掌中的玩物，腕上的饰物。

这魂魄于她作了阎王殿上的冤诉，封她万世的符咒。

手起刀落，听得竟是玉蛾的惨叫，我却不痛，睁眼看了，一支提刀的断手落于我的眼前，是玉蛾那只带了银镯的手，再抬头看，竟是混身血迹的房玄圣提着那柄黑铁剑立于她身后，刹那间，将那断手抢了去，摘下银镯子，退到墙角，含了口狗血欲喷，她正上去阻挡。

/快喷！/

我吼，房玄圣随即用刀尖子刺出了血珠子，抄得供台上的青铜香炉，砸了上去，珠子应声而裂，成了红色的细粉，房玄圣复又将狗血浇去，便全融了。

再看得她，已成了腐尸的样子，从下身化作滩血水与那鬼奴一并如蜡油般焯了，只她那双眼阴绿的看着我，先是绝望，当快融及时竟骇人的笑了，又渗入了地，没了丝毫踪影。

房玄圣解了我的链子，互相搀扶到院中，这天空颜色与外界又恢复得原状，忽然我停了步子，他问我如何不走？

我恍惚着，环顾四周道/听！玲珑在唱曲子！/

于是我跟着那调儿也唱

/离乱人，独自莫伤神，鸳鸯烛泪凝脂痕，玉盘盛凉魂……
离乱人，独自莫凭栏，胭脂台粉沾尘埃，金轮散冰蝉……/
我看得他用手在我眼面前晃，我的目光仍是呆直的，回不了神，他摇头
哀叹了口气道了声劫数，便扶着我走向大门去……

金盏里滚动着那粒磨圆的珠子，和着那特制的颜料与药剂，她晃动着，
惦念着他的容貌，月光披在她的发上，风吹来青丝飘逸，在她周身如笼了层
青雾，她终觉得这红来得不重，不浓，于是她咬破了指尖，将血滴了进去，
妩媚的笑着，低声的诉到

/今世我向你索的、你欠的、你还不了的，你予我来世的偿还，你待我
熬了这漫长，追溯于你的轮回……/

红珠子浸了血，渗了这咒，在金盏圈起了一个红色的血涡，独自沉得深
去，像这光阴的年轮，望不得尽头……

花过雨

风写过秋叶的句子，荡着尘香向远方去了，极目远眺，正是天边云湿透。
心情人看心情事，季节时叹季节愁。

果一阵秋风紧，黄花瘦，浪起百尺心头……

靛蓝把所有的信都烧了，烧的很彻底，也不哭。

花过雨一旁近近看着，她只是株含羞草，只懂得害羞可怜的楚楚仙子，
看靛蓝的心却看得真切，几百年前，她也曾看到有人这样烧过，是谁呢？不
记得了，烧的好像是几块写了诗词的旧帕子，那女子烧时就哭得凄惨了，最
后竟吐出血来，含着怨气幽幽去了。

几百年后的女子全都坚强了，靛蓝就是。

常见她立在凉台灌酒，喝光的酒瓶子又一个一个拿来叠好高，用手指一
推，全倒下去了，落在花园里，咣咣乱响，靛蓝会呵呵呵的笑，有她自己做
的风铃声和着。花过雨其实不喜欢靛蓝，她喜欢另一个她见过的女子。

雪白的脸，鲜红的唇，戴着两个金灯笼坠子，贴着三个面花儿。头花梳
的油亮，结成香云，周围小簪儿翠梅钿儿齐插。排草梳儿后押定型，斜戴一
朵花。穿着沉香色水纬罗对衿衫儿，短衬湘裙碾绢绫纱，五色挑线，裙边大
红光素缎子。缠了一双精致小脚，穿红绫高底金云头高鞋，上绣金丝玉蟾宫
折桂……

款款而立，那小脚伶俐巧妙地袅娜而过，细步香尘。一回首，红馥馥朱
唇，白腻腻粉脸，燕懒莺慵，风情万种。

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杏脸桃花，女人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呢？花过雨摇摇头……

靛蓝烧完了信，坐在那儿呆呆的看天，花过雨也看，阴沉沉的，没什么
好景色。靛蓝开了收音机，在花过雨听来像一首挽歌。和这天气一样平庸的
消沉……

花过雨好像又记起来，有一个就如同今天的日子，靛蓝收到她方才烧得第一封信，神情是淡淡的四月天。拣了她平日里最常听的 CD，开了音响，回来躺在床上，靛蓝的习惯是最爱的歌会反反复复听，似乎一盘 CD 里只收录了这一首歌，曲调悠扬的像是一絮柳随风扬上去~扬上去~

歌词也是翩翩地洒脱浸着淡淡的忧伤——

屋顶上的小鸟 是不是你
天上飞的白云 一定是你
因为我知道 你喜欢 你向往自由
因为我知道 你不舍 离开我
看日落的斜阳 就想到你
有没有 看见我的努力
收到我 思念的心
别担心我会 好好的照顾自己
别担心我会 永永远远的想著你
别为我担心 为我担心
放心的飞吧 别为我担心

花过雨知道现代人的感情要先培养，这叫恋爱。靛蓝的恋爱是白开水，没见过她欢喜，没见过她哭泣，什么都没有……

世界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样子？花过雨摇摇头，影子在窗台上跟着晃。

靛蓝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朝凉台走去，花过雨被吓了一跳，目光跟着她。曾经就有神情痴狂，魂魄似被谁召唤着跳下铜雀台的女子，从高高的地方落下，像一匹展开的绢布，风扯着绸衣乌发翩然舞动，终于，死将灯火通明的皇宫染得血红。花过雨惊惦起那场决别，看向靛蓝，同样是相处过的女子啊……

靛蓝却没有，下雨了，起身收衣服。

草仙子舒了口气，又有些恼了，这一世纪看来要平静的过段日子了。她见过多少人间绝恋，又识得无数红尘美黛，皆化作尘土了吧？都转世了吧？也全成了靛蓝这样的女子了吧？

……将来，这世间还会有那样的女子吗……

……雨下的大了……

梁祝

处处都成了江湖，尔虞吾诈，斑驳不堪。拾了你弃的笔涂上去，今世前生亏欠了许多的问题，我予谁问去？逐渐地，天蒙了层水气，拭了你的容貌，孟婆的话渐清晰。

喝了吧……该忘的忘，该弃的弃……

我以为自己会很努力地追溯你，寻上去，到一个没有阻隔的轮回中去，月老的线牵错了，牵的固执，以致于我后悔时竟也解不开去。

你在哪里？我喝了孟婆汤来寻你，便又是你，重复地，哀哀地辗转……

萧飞手中的笔再次不知不觉的落下，他也懒得捡了，看它滚落在桌面，又坠到地上……

他不愿见的身影走的近了，一双纤手拾起笔递于他，他冷冷的接过，始终不愿抬头，暗付着这身影快些离开。

这身影并不离去，将他桌面上的辞职报告拿起，说话了。

/你要走……/

萧飞燃了支烟，从她手中很不礼貌的将纸抽回，没理她，心底里却都碎了。

这声音莫不是要他听得三生？！他为她牺牲的何止是两次性命而已，她向他榨得一点一滴的感情与心血都够她受用了。

她是喝了孟婆汤的人呵，她该忘了一切，去别处投胎转世，何苦与他纠缠？好在他拒绝了孟婆的劝告，这辈子他是清醒人，他要躲，逃开她越远越好。

董婷看着他，恬静的将手中资料递给他。

/这是待会儿开会要用的资料...../

萧飞见她转身走了，将头枕向桌面，心若沉入冰水之潭，痛漫无边际的四溢开来.....

前生的画面像一部泛黄的电影，却又清晰的向他展开.....

竹林风静月窥檐 兰草雾多魂入梦

江南

她不知何时竟成了戏班子里当红的名角，凡是大户人家请了去唱戏的，都指名点了她，点的曲目也很专一，演的最多的便是宝黛与梁祝。

小时与她一起向班主学的戏，同是一般年纪，班主却说我眉目来的俊秀，她更伶俐了些。

所以我成了小生，她成了旦角。

一起配戏到现在，班主的眼光着实的厉害，我两过了十八，我竟比她高了许多，班主又替我绞了短发，远看活脱一少年。

她身子骨并不弱，但眼里紧透着灵气，学那病怏怏的林黛玉来，就似画卷里下来的人物，差不得半分。

班主自幼将我俩调教的严谨。以致于我俩配戏很是默契，演到动情处，台下观众全都屏了气息，入了神，有的更是泣不成声.....可生命里我也不自主的将她融了进去，似乎天生我就该是护着她，照顾着她的。

十八岁，她着实出落成一個鲜活的女子，戏服上身，便是那种风情，她成了班主手心捧着的宝贝，宠爱万分。戏班子里所有的姐妹多少都嫉妒她，我却不，只觉得她生来不该是个戏子，应该是个富家的小姐，有人为她梳洗那一头青丝，有人为她捧得香汤沐浴，出门有下人用轿抬着的那种富家小姐。可她不是，只是一个最下等的戏子。出入于混杂的尘世中。

唱戏的场所大都是烟花之地，有钱的纨绔子弟常逼着她饮尽三杯酒后才允许她离开，这杯里的酒几乎全部都被我抢了喝去。久而久之，练得好酒性，更为她挡了许多。

她总唤我姐姐，其实我俩是同一天生，我总让她改口，唤我艺名也行，她应着，却始终是一声声姐姐。

但我心底里最爱的，是她在戏里娇羞的唤我一声.....梁.....兄.....

/给你/

一杯水轻轻的搁在他面前，水面晃动着，他抬起头。

昏沉沉的眼里浮上了一张面容，董婷！他心猛一紧，又转过头去。/谢谢/

董婷终于走了，脚步很轻，在他心里每一步却都很沉重。他朝窗外望去，阴暗的天色一点也不亚于地府，行人也似游魂，在他眼里充满了死气

碧落黄泉无觅处紫陌红尘有洞天

梁祝里，她唱得顶好的段子是哭坟，字字悲苦，声声凄婉，我在后台听了，竟会觉得自己真是死了一般。即便是真死了，换了她两行清泪也心甘。

于是我恨那无用的梁山伯，好端端的双眼不识得女儿家身份，好端端的满腹文章抵不过万两钱财，最后死也是死的孤苦……

班主为我们讲戏文时，心底里是说那梁山伯是一穷傻秀才，祝英台也是一情痴女子，白白送了两条性命。但怕影响了我们唱戏，只一味讲如何的动人，如何化蝶后双宿双飞……

烟燃尽了，灼到他的手，他将烟蒂置到烟缸里，看那星点红光灭了，想起孟婆桌上的那盏红烛来。

第一次轮回时，孟婆悠悠地道，/别等了，人世间的情字一生写一次便够了……/

他并没有理会，死死的在那里等待，终于等来了她，竟是撞了他的坟跟着来的，眼见泪流满面的她穿着一身素服款款飘来，他哭了，心底里暗许下来生要更爱她的允诺。

便一同喝下孟婆汤，就如同饮了合欢酒般快乐，最后互相再没有怨言，甘愿地双双被送入轮回……

化蝶……哼……他一脸的不屑，世人如何会为他俩编出这般后事来？姻缘绑定了三生，却变质了。天注定梁祝从始至终便只是一个字，那绝不是/情/字，而是一笔连作刀的/绝/字。

他紧瞇上双目，那部老电影又悄然而至……

我与她是睡得一床的，晚上会半夜独自醒来，听她若即若离的气息。冬夜里我俩为取暖会睡一床被子，我便轻抚她的身子，她睡熟了会似只乖巧的小猫儿轻贴着我，枕在我臂上。一夜过了，我就盼下一夜，一生中只觉夜里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至到那天半夜，我看着她的容貌，整个心思就似碗里的水被人摇晃，动荡地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一张粉色的唇，前倾了身子，鬼使神差地凑上去吻住。她醒了，惊的一双大眼看我。

我拥住她，告诉她我好喜欢她，我想照顾她不止今生，还有来世，来世让天允我做个男的……

只觉得脸上热辣辣地痛，我止住胡言乱语，她哭了，扯起被子就跑了出去。

那一夜的心绪之乱道不清了，只是后来祖师牌位跪过，班主竹条抽过，我都一口咬定了喜欢她，全戏班的姐妹见我都如同见了鬼魅一般，她更是躲在班主的房里不愿来见我，班子里的另一名小生顶替了我，班主传了话出去，只说我是病了。

我心底里明白，她是戏班子里的头牌，班主的花销全靠着她支撑着。这年头里再有仔细调教过的，又是容貌身段俱佳的女子很是难得的宝物了

最后，班主说我再不转念头，便卖。那天我跪在全部戏班子的姐妹面前，她一边站着，低着头不作声。我咬着唇，泪和血都流在脸上，眼直直望着她，她只抬头看我一眼，便挑开帘子进了内屋。

班主恼了，当下叫人去喊买家。我知道班主卖我，只是因为若在我们二人中取舍，是断不会保我弃她的。我整个人也昏沉了，只觉得她的狠心……

萧飞开始冷笑，想到班主所做的一切最后还是白废了，她并不因为班主替她清理了一切扰乱她的因素而感动。她是个心机多重的女子？从不因为演

过那些柔弱，不堪于自己命运的黛玉之类角色，便也将那些女人顺服的性子渗到骨子里去的，她如何甘心做一生的戏子？终于她寻到一个不计较她身份，愿娶她做妻室的男子，要远嫁了。

他就在码头守了一夜，不，是那个天错安排了性别的前世，以那被卖后患了重病，又伤痕累累的身子，顶了一夜的风寒守着。至之目送她与那男子上了船，也无力再上去说最后一句离别之话。

伏在地上，冥冥的口中还吟唱着十八相送的段子。笑了，起身看那具自己的尸体，双手已捧不起一杯黄土。

复又回到孟婆的面前，孟婆见了，只摇头盛得汤给他

/喝了，下辈子还是要将情字再辗转演来.....罢了.....不如一生都不沾了吧...../

萧飞记得自己是推开了，冲那崖坚定的跳了下去，尽早与她远远相隔开来.....

最终他担心的事还是如空中坠物般猛地出现了，董婷，虽已不是前生的容貌，但她真实站在他面前时，他怔住了。

姻缘二字真是月老牵的线吗？他牵的如此固执，人世间如何演变，这线竟还要丝连着，前世不是断得彻底吗？这一生为何还这样安排.....

他怕了，即便这一生已是过千禧年的世纪，他是男人，她是女人.....

但他心底，他已不愿再重蹈这红尘的复辙了.....

前世你是英台，吾为山伯，我欠你的，我偿了性命。

今生双蝶依旧，为何我向你索要的，你竟不给予.....

来世萧飞是萧飞，董婷是董婷，缘就此终了了吧，再别相干.....

静待着光阴转吧，轮回吧.....

梁祝（今生）

——自由人

缙缙拿着照相机在街角等了许久，天很冷，路灯的光像卖火柴小女孩的梦境，暗暗地金黄.....

她点了支烟，仰头吐出烟雾，黑发从大衣上洒下，静夜里听见她衣角悉索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是他了，她猛吸了口烟，扔下还长的烟蒂，踩熄了火芯。

照相机的镜头早已对好了那个门口，缙缙花了几周的时间来熟悉这里，因为一个让她觉得神秘的男子，一个唯一可以与她的摄影集感觉相符的活人。

诧异，是笼罩在她心头好些日子的问题，因为始终不相信竟会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活在现代却浑身透着古意的人，冰冷的像是千百年埋没的玉器，葬身在这繁华都市里。

现在的男人.....缙缙懒得去想那张张她熟悉或陌生的脸.....

那脚步声走得更近了。缙缙心有些绷紧，她准备了两周来观察他，就为了这个场景，阴沉的夜与昏暗的街灯，他握着钥匙却并不进门，灯光拉长他的身影，从台阶折下，披风猛地被吹起展开来，似一只从地狱跃出的黑暗之蝶。

他仍是握着钥匙，总停顿着十几秒，离得远，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觉得那是种犹豫，是种踌躇，仿若这门不是门，是把握了生死的地方，漆得乌黑有如宇宙的黑洞，并有一种意念在天空聚成旋涡，那是个声音，它在说什

么？

她决定给这照片起名为轮回，好像与这场景根本无法联系，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奇妙……

萧飞慢慢踱到门口，信箱里塞着广告纸，他伸手去抽，信箱门没有加锁，便自然地开了，里面是一封粉色信函。他取来看，署名果然是董婷。前两天邮局寄来包裹单子，取回时在半路拆开，竟是盘小提琴演奏的《梁祝》CD，董婷给他的生日礼物，那天他已经离开公司快两个月了。

从离开公司之至今日他不曾有过后悔，反而只觉得几百年来难得的轻松与自由，他将信与广告纸随手撕了，很干脆，粉色信纸成了纸屑随风散开了，缱绻的快门立即就撤了下去。她知道这张照片里会有一个立在漫天飞舞的纸蝴蝶里的男子。

这次并不像缱绻希望的，萧飞很快就进了屋。缱绻不是没有气度的小家碧玉，只是怔了怔，毕竟今天不是一无所获的，于是离去了，步过那台阶时，随手捡了他刚才的纸片，上面有很清秀的两笔娟字——董婷。董婷？她疑惑的眨了眨眼，又随手扔了，这是别人的事情……

萧飞见到自己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很有格调的私人咖啡吧里，因为是近乎背影的侧像，主人也只是盯着他看了些许，觉得不礼貌也没说什么，只是萧飞知道那个人就是他，可怎么成了……主人说是在一次什么名家摄影展上出高价购得的，那卖展品的女子起初还不肯卖，所以价钱翻了许多。萧飞是客人带的客人，不能多问。回去后将所有最新摄影展发布消息搜索齐全，一条条查。他这一生不是文弱的书生，所以不会因为心眼小，娶不到所爱之人就病死，但是这照片里让他所有百年来已打到心最深处的恶梦又复苏了，那一天的粉色蝴蝶，就像他与男装的她在抚琴颂诗时，漫天的落樱，她的音容相貌无不再次镂刻于他心上，尖刀每触一次，每削一次，都是痛，都是血……

缱绻，他在名册上找到了她，一个暧昧的名字。又去买了她的摄影集——《尘封古镜集》，有她的电话。

/喂~/一个成熟的女子声音

/我想约你出来~/

/想约我出来的人太多了，先生你或许要排队了，并且……你或许有打错电话/回答俐落，语速极快且老练、嘲讽。

/也或许该是你向我解释为何我会出现在你的摄影集上的原因？/

/……/对方语塞，然后是一句惊讶地疑问/是你？/

约定的地点是一间不起眼的休闲茶室，所处地段不热闹，茶室也相应很清静。萧飞想点支烟，很快就被茶室主人客气的阻止了。于是他拿出《尘封古镜集》，所照的全是尽渗古意的物器，只有他一个活着的，这种安排或许不是她故意的，但在他眼里，就像是过往的一切烟云。

/对不起，我迟到了/有人在他对面坐下。

/缱绻？/

/啊？/她一边放好了包，一边习惯地抽出烟来，茶室的老板竟不阻止。尾随着她进来许多顾客，多是男性，他们所坐的落地窗外，更是有来往的行人不时向里张望着，而所有男性地目光都是停留在她身上的。

她悠然吐着烟气，口中说着抱歉，脸上却丝毫找不到一点愧意，眼神还斜斜的看向他，打量着。她是一个由个性付于绝美容貌魅力的女子，在古代是绝不会找到的。古代？他怎么会又想起来，她真像是把刻于他心头的利

刃.....

/我以为该你先来做个解释/他将摄影集翻到那一页。

她竟用一种顽皮的眼神看他

/如果我说，你就是要点钱一定会让你觉得伤了你的自尊心.....所以我选择沉默或应答方式来开始这场谈话/

/.....哼...../他发出很轻微的一声不屑，用眼神回敬她。

于是两个人都沉默着许久，茶室的老板步了过来，一脸笑容，茶室不知何时竟热闹如雀场起来.....

/情人节，先生要不要买束花送给女朋友？我这里有玫瑰、郁金香、百合...../

就像几世纪前的那天他与她踩青，路遇一老花农问他们相公可要花莫？她眼里烁着希望，泛着花彩。他却文绉绉的谢绝了，两个男子要花做甚么，好花当于枝头，不该是瓶中菱景。

气氛有些出人意料的尴尬，他的思绪从缱绻的笑声中猛地抽回来，沙.....光阴的无线电断了。

缱绻让老板回去换音乐，歌词是好歌词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些...../，她也跟着小声哼了一回儿，就倦了。老板悻悻地退了回去，咋，音乐停了。萧飞开始燃烟，才点着，茶室里悠扬而起的是一阵凄婉的小提琴乐——《梁祝》，后人们为他们谱的。

所谓如泣如诉，只有萧飞全能体会的到。

.....病榻，白被上点点血污.....

/缱绻，还未请教...../她递上自己的名片。

/嗯...../他回过神，瞳底是哀伤/萧，萧飞/

她凝视了他一阵/你穿古装什么样子？/

/啊？/

/我想拍你穿古装的样子...../缱绻说完也觉得自己的唐突与失态。

萧飞不置可否地笑了，静了一会，顾自唱起一首为梁祝谱的词

/无言到面前，与君分杯水...../

/山伯永恋祝英台？？/唱得很动听，却被缱绻很不客气的用反问句打断了，凭她的职业来说，她该是很有品味也很有修养的女子，但她是自由不羁的个性，按牌理出牌会让她被尘世窒息。

萧飞停了吟唱，唇角是笑意，指尖是冰冷的。只要有世人，梁祝将成为生生世世的永恒。而他，唯一可以诠释这个故事的人也将永远陷与无止尽的苦恋中，似乎不止是天注定，不止是月老绑定，而是所有人对梁祝唯一的期望，用他们的爱来证实世间果然有真情.....

以为他们相爱应该的，是所有人。

/如果？/他干涩地问/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门当户对？如果他们最后成亲了...../

/那收视率或许会很低...../她直说，现代人非苦情不看。再说梁祝论凄惨已经快跟不上时代了。/但是...../

/但是...../他很想听她的下文，耐心的等她又燃了支烟。

/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呵，我怎么和你谈论那么土的问题？/她开始自嘲，却见他的冷寞，又转回正题/我想如果我是梁山伯也一定会爱上祝英台

的，并且爱她至死！/

她看他无语，只能解释/若无令人魂牵梦萦，至死不渝的疯狂与执着，世上不止没了梁祝，恐怕也没了性别了……/

她说的或许不是萧飞想要的，缱绻的手机响了，她回话的语调开始不耐烦，似乎被人催着，于是向他示意，拿着手机往盥洗室走去。萧飞看着窗外，路景依旧，慢慢将桌上的影集合上，随手又将桌上的纸巾扯来，草画了几笔附在上面，让茶室老板结了帐，走出门去。

茶室老板从窗内看他背影渐远，门猛的被风吹开了，影集上的红色纸巾随风扬到茶室的天花板上，有人抬头看去，这红色纸巾上像是画了只鲜活的蝴蝶，在茶室上空来回盘旋了一圈，又随着风飞出门去了，门是被很重的一记扣上了，茶室老板见门已关上，转了身走向某一桌

/先生就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吧？我这里花品种多……/

修蛇

引子

繁华消息似浮云，不朽还须建大勋。壮略欲扶金乌坠，雄心岂入骛骀群。
时危俊杰姑埋迹。远启英雄早改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

乱世无道魍魉荒唐

撇开这一场凤宇楼阁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单恋那——月转流萤阁

曼陀罗花粉制成的紫烟在湖心亭内弥漫开来，混着水气四散着，青墨色蝉纱从四周宫梁上垂下，随风而曳，亭内宫灯昏暗，星火幽幽跳动，若有若无，轻烟里流萤飞舞，湖岸草丛中隐约传来委婉虫鸣，一派夏夜清凉景像。

鹜只觉脑中有一丝细线慢慢抽去，昏沉中心绪渐乱，就像方做罢一场恶梦，朦胧的恢复，不禁呻吟出声，额上渗出冷汗来。

耳边忽有轻柔的笑，有冰凉的指尖在唇上划过。他努力睁开双眼，迷茫中，双瞳映出一张俊美的面容，黛眉红唇，凝脂如雪，鹜伸手抚上那张脸，感触到细致的肌肤在他手上滑动着，摩挲着……脸上的红唇微扬，倾城地妩媚，那唇俯下吻住他，一样的冰凉，只有湿润温存的舌滑入口中时，方觉鲜活，它灵巧地一下下挑动着他的心神，鹜的双眸加着醉意，如一潭碧水沉了下去，深不见底……

手顺着那张脸，由那肩头滑落下去，游移在曼妙的玉脊，流连不前。半倾在他身上的赤裸身躯，呈现着优美的弧度贴合着他，长发如柔顺的黑绸瀑布似垂下，融进鹜的发中。指尖终于触上那圆润的臀，停住了，潜意识地将它向上抬升着，却又莫名的虚软，毫无气力，空负了渐趋激烈的心。

幔帐中春光乍现，暖玉生香，忽然间河岸边传来重物落水之声，随即人声嘈杂起来。

“皇上，殷妃投河自尽了！”一太监似从身后被谁推了进来，慌忙回禀，

声音苍白，战栗。

这声音如一把重锤当空击落，鹜猛的睁大双眼，惊骇的像是千军万马向他急驰而来。

那身躯慵懶却无耐的坐立起来，随即一件紫绣锦龙蝉衣披在了肩头，下摆从他身上滑了过去。

“墨鸾……”一个摄人心肺的男人的声音“将他拉下去，处以舌刑”（舌刑：将犯人绑于马上，用铁钳夹其舌，驱马向前急驰，使舌撕裂。）

“是，皇上……”从蝉纱外传来的语调，献媚且喜悦。

昏厥的太监被护卫拖了出去。

“那般妃……”方才献媚的语调小心地探试着

“死了就埋了，没死就扔污水池子里去，她不是喜欢投河吗？”皇上的话音再起时，已是极不耐烦，门外的人立刻识趣的退下，不多时，四周又是一片死寂。

鹜猛的坐了起来，眼前的背影抽动着，若笑若嗔，先一阵细碎，终于独尊的得意，仰天而笑，绵长不绝，惊得湖岸丛中夜鸟鸣飞。

咔……琉璃盏在他手中捏成灰烬，每当这景像在鹜脑中像滤沙般细细滤过，所有的恼怒与悔恨全纠集在眉宇之间，不能自己。

北方战事连连，烽烟四起时，这魍魉城内仍歌舞升平，从皇宫至青楼，一派荒淫无度，醉生梦死的奢侈景象，哪管这路有饿殍，冻死之骨。苛捐杂税，暴政酷刑，莫提最下层的百姓，那朝上敢上书谏言的臣子们也死的死，充军的充军，留一些贼臣乱子，和敢怒不敢言的无权小官。他这忠良老臣之后原准备力战沙场，以死卫国，结果皇上竟迟迟不让他发兵。最后换人前往。他带着疑惑与愤怒进宫询问，却换来一杯迷药，暗渡乾坤。

他恨不得用沙子洗搓全身的羞辱，“断袖”二字在他头顶盘旋不散，忘了是如何的回到将军府，只记得跨入门的第一步，一口鲜血夺喉而出，恨不能砸了那块先祖皇帝赐的忠字牌匾，跪了一夜的祠堂，燃了他今生最后的三支香，终于头也不回的跨了出去，这世道已容不得他忠，也由不得他孝了。

脑子里渐渐有了一个雏形的计划，虽然连自己都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是这目的已经很明显，他要那给他羞辱的人万劫不复，这念头成了一张棋盘，可怎么布局却是一道难解的符。

“皇——上——驾——到！”

狐假虎威的尖细声音拂乱了鹜脑中的“棋局”，未及理衣整冠，一大群宫人拥簇着皇帝已进到了内室。

“此处不是皇宫，将军不必多礼了……”桀向着跪伏君前的鹜。

话中有话的圣喻，逼煎着鹜。鹜没有起身，仍纹丝不动地长跪在地下。

“大将军快起来吧，皇上说免礼了呢！”墨鸾谄媚地打着圆场，“皇上，特意过来看望大将军，你们还不快去准备酒席、歌舞！小心待候着，不然仔细你们的皮！”鹿尘一挥，墨鸾转身又对着匍伏于地的一大群奴仆发着号施令。

仆人们蝼蚁般井然地忙碌起来，筵席摆上了，葡萄、美酒、夜光杯，丝竹缓缓轻奏，歌尽桃花扇底风，舞低杨柳楼心月。鹜只是漠然地看着，全无半点兴致。

桀喝退了所有舞蹈着的仕女，站立一旁的太监、庸奴。连墨鸾也训斥了出去，鹜握着杯子，并不言语

“我来这儿就为了看她们？”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不喝呢？”

鹜沉寂着，眉头似拧着把锁，桀吻了上去，低声叹着：“唉……真是青石做的心，近不得呵……”

鹜向后避开，桀用修长的手指挑起他的发束“世间真容不得同性间的情爱吗？”

鹜仍是不言不语，桀拿起他放下的酒杯递了上去“那这杯酒，你就当安慰我了吧……”

语调柔滑，在鹜听来却如一道圣旨，这酒里所放何物，他不想也已明白，喝是心死，不喝怕是身死。

“你怕了吗？”桀暧昧地笑着，上天赐于他一张混淆阴阳的脸，俊美得令人炫目。

四周死一般的空寂……

“好！我给你机会！”桀站了起来“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只要你能够为我找来一个能够完全替代你的……女人，我就放了你！再不纠缠……”

“皇上，这是你说的”鹜的话似是从牙缝间挤出来的，冷得刺骨。

“这酒便当了我的誓言。先干为敬！”桀扬脖将酒徐咽了下去，拭着嘴角：“放心吧！我不会再下迷药了……”

鹜手中的酒杯沉重不已，他喘吁了口气，紧闭上双目，喝了下去。

片刻功夫，他便混身燥热，不能自制，

“皇上你……”

“我只说不放迷药，并未说不放其它呵……”桀凑近他……

四周灯烛闪烁，拉长了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修长身影。只见那锦榻上，如沙暴刹时席卷了整个沙漠，前一瞬月色银沙，转眼间疾骤旋舞上半空，似两条相互缠绕的金蛇狂摆着腰躯，肆无忌惮地遍燃沙火，要烧尽这一切宇宙中的沉寂，漫天黄沙密布的天月无色，那翻腾激烈的金蛇迷乱着苍穹沦陷。

……

向何处，吊湘灵。枫林月冷，更愁人。青磷乱走，掩映翠微间。

逃，逃，逃

所有进京后的日子里，唯有这一个字充斥她所有的思想。

无论她走到哪儿，都像有一双眼睛紧随着她，无处藏匿。

紧紧披风的领口，唯恐露出一丝一毫的肌肤，如凝结着霜露的梨花般清丽、雪白的肌肤。掠起落在额头的青丝，对这云鬓她已无能为力了，再如何紧盘，总是浓密的飘逸，既使有束胸，这样子也不知能否逃出城去，一阵狂风吹过，披风的帽子差点被吹了去，她忙扬起手去按住，那宽大的袖瞬间随着湿滑的手臂褪到了肩部，她猛一惊，守宫砂。

整个人迅速蜷做一团，裹在了披风中。

嗒……嗒……，身后传来断促的马蹄声，渐渐踱近。

她的心随着马蹄声抽紧，狂乱地跳动着，拭着冷汗，她努力保持着镇静，向前走着，两条腿已经不像是属于自己，倒像是风中的柳絮，虚软无力，随风飘动。

又是一阵狂风，她的披风整个人被揭了去，随着风吹上空去，打了个旋凄凉的落在地上。她噙着惊恐的泪，坚毅的望的上去，看到的是一双冰冷的眸。那眼神似乎在冷冷的问着，由得你逃吗？

她被一只坚实的手臂揽上马去。

她没有闹，没有哭，这种无谓的逃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麻木了……

“杀了我吧……” 她的声音苍白地向上方传去。

那手将她安放在马上，她靠在了坚实的胸膛上，更确切的说是被那铁臂围得严实，只能贴紧再贴紧上去，在这身躯面前，她只是随时可以捏碎的蝼蚁，卑微的不堪。她的话没有回音，琉璃努力的仰起头，那脸也垂了下来，彼此的触动在瞳底与心深处瞬间闪过。那脸又傲慢的昂了上去，不再看她。

琉璃的心纠缠在一起，那张脸正是她多次梦中遇见来救她脱离苦海的金甲神的样子，原以为怕是死了才能相见，现在见了，却是……将她送进宫去……

……

琉璃本以为是送进宫，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先进入将军府，被那金甲神抱进了这里……

他要她怎样？是救她吗？还是，在他身边她竟不想死！她开始留恋一种她更不明白的东西？他吗？她不敢想！只是，他的安排，她无法从心底里去抗拒他。

而他把她交给一个娇小的女人，不再来看她！于是琉璃莫名的以为她做好了他的要求，便能再见到她，她收敛了些许，去熟悉那个他指派来的女人。琉璃第一次见她就单觉得她白——温柔婉约的白，叫人色授魂予的白，她的名字叫“小扇”。

琉璃沐浴的时候，小扇悄无声息的进来了。

小扇的妩媚是从骨子里散出来的，一种养在深宫里的幽兰，不同与空谷中野生的与世无争的清高，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妩媚。谈吐神情全然是个多年独自修行的道姑，纤指拂动之处，让人心生敬畏，她的眼神若能见得到底，便是阴刹的孤绝了……她审视她，小扇并没有琉璃身姿的修长，但无论她抬首低颌，都是那种不屑的清傲，虽不咄咄逼人，也让琉璃喘息不得，由得她看，就像是她花钱要买的一件摆饰，四处挑剔着，有无纰漏可还价。

终于她看罢，唤进了两名仕女为琉璃更衣，梳妆，指导她们为她打扮……看着最后出现在镜中的琉璃，小扇眼中流星般划过了她的满意。

……

自那天起，琉璃开始学很多东西，许多她从未明白的，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现在起，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她转过身，手中拿着一只白瓷小瓶：“这个，会对你很有用。” 她的声音轻而且柔软，但是叫听的人字字入耳，魂牵魄萦。

“是什么？” 琉璃迟疑着，未曾伸手去接。

“砒霜。”

“砒霜？！”

“砒霜，狠毒而浪漫的东西。” 她的眼神向她一扫，淡淡的瞳孔散着烁异的光，“少量，极少量的砒霜——是春药的成份，令思潮迷幻；且驻颜不易老。旺血，看来红粉纷纷，是女人的内用胭脂。”

琉璃将瓶启开，只有极少的粉末。

“你别指望着这点寻死，它只会让你越来越美。” 小扇的语调略带些生涩“以后，就明白了这好处了”。

丢下下愣怔的琉璃，她径自穿过游廊，消失在尽头。

以后，每日的卯时，小扇都会准时出现。她总是让她做奇怪的事。譬如，今天，她带来一笼老鼠。

“害怕吗？”

琉璃点头。

“那么杀了它们吧。”

这个外表娇柔，美丽，内心恶毒、冷酷的女人。琉璃恨她，恨得要死。却又倔强地不想在她的面前显出胆怯：

“用什么？”

“用开水，看着它们一点点被烫死，好吗？”她的声音依旧轻而柔软，渗着无限的娇嗔的妩媚，仿佛闺中女儿的游戏。

仆人递上滚烫的铜壶，虽然壶柄有厚厚的丝绒包裹，可是琉璃还是感到烫，很烫，这烫一直往心里去，很深、很深。

鼠在小扇的轻笑中挣扎、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一片狼藉，未了还有几只微微抽搐……

琉璃猛的将小扇推开，沸水险些洒在了小扇的裙上，琉璃当即被拖了出去。

芭蕉婆娑，月影西沉。

雨顺着青丝细细的沥下来，融着汗蜿蜒到她的唇上。

琉璃就这样直直的挺立着，远看去竟似一尊原就立在竹林上的佛像，小扇撩起窗纱，满意的笑了。

这碗毒酒要顶到天亮方可进屋，小扇顺着她的倔强，让她不知不觉的锻炼着腰部的韧力，却也没有违背了鸢的训诫，要时时刻刻激起她的傲气，将它磨圆了。果然不出她的所料，琉璃顶到了天鸡报晓，看着她的方向，将碗从头顶拿下，一扬脖全咽了下去，倔强的天真，看着她咽了后方明白竟是碗白醋的样子，小扇无奈地笑了，这样子，如何进得了宫去？

地上被灯映照得巍峨的身影出现在她脚下，小扇惶恐的转过身跪了下去，方才她笑得失态了。

“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那冷冷的声音才传来，人却已经走远了

小扇额上沁出一层细汗来，顾自望着路深处发呆。

长夏无聊的午后，小扇会带她去“佛堂”，不是去烧香拜佛，她们并非平庸的善男信女。浊世，没有善恶之分，每个人只为生存而活。她们是去观佛的，看一尊欢喜佛。

七宝镏金欢喜佛——欢喜佛很高，面貌狞狰的是男佛，身躯魁梧、伟岸，充满霸气；女佛呢，却是玲珑娇弱，若不胜情。这两个佛，说是“两个”，毋宁说是“一个”，因为是相拥交合的。如此“欢喜”叫一知半解的人，不知如何应付了。

起初的琉璃，羞耻溢于言表，始终不敢看向那佛，小扇使用在她面前扼杀动物相逼迫，到了最后，竟教得她熟知了这男女之事，又无谓死亡，她不知不觉地变了。

那本不能的习以为常，本能的又炉火纯青时，小扇暗地里点了点头，琉璃已经炼成了

……

嗔颠骄狂，秋本寒凉，朗月艳阳，却道无常。

平淡无聊，最难将息庸碌铅华。

夕拾朝花，便调一抹水粉，描一卷夜长。

秉烛时萤散鸦聒，斜影弄霜，数滴漏，熬时光，约见两三星斗，偏有四五云挡。

墨色露藏，挑得梦深，晨袭暮转，扯风却待金乌，方重辩繁华，只道无常。

见惯世事，亦是平常。

知我者希——老子

穿过幽径，两边的竹林换作了及人高的灌木，脚下的石路开始湿滑，琉璃提着宫灯，每天步都走得小心，小扇让她深夜沿着这条近乎荒废的小路向里走，不知又安排了什么陷阱。一声鸦鸣划破了漆黑的长夜，惊了她的思绪，忽然间小路开阔开来，一轮皓月当空，路深处竟是一凉亭，青石桌边肃立着一高大伟岸的背影，她的天性促使她只停顿一瞬，便骄傲的昂起头，挺着身姿走到亭前，此时她已不用再惊慌失措的逃亡，即使是囚犯，也不会向主子卑躬屈膝。他们是平等的，因为她可以入宫，总有一天会凌驾于他之上……

他转过身，手中所执的棋子终于在棋盘上落定，方看向她，注视着她的秀目，还那样傲气。鸷的眼神直逼了过去，依旧是冰冷的，嘴角坚毅的如同泥塑。其实那颗铁打的心自听见她每一声脚步起，就开始无法自制的乱了，小扇很细致的完成了他所要求的，更确切来说，是皇上所要的，一个和他完全翻版的，女人！从他的蝉衣、束腰、玉佩，全都照着颜色、样式改制成女式，再配上相称的头饰，和那根与他一模一样的碧石坠，在他额上浑然天成的青印，也不知用了什么脂粉涂在了她的额头，宫灯熄了，月光下的琉璃让他只觉得是自己不知哪世的轮回？

他走近他，如鹰俘获草原上的猎物，从天空俯冲下来，肆无忌惮的占领与掠夺，完全的征服，吻的每一刻都惊心动魄，但又只是一种戏谑，没有丝毫感情，仿佛她像濒死的猎物，或臣服、或挣扎。

琉璃猛地用手环绕住他的劲项，回吻了过去，用尽小扇指导的一切媚术，在他的唇上轻启开口，融了进去，他忙将她推开，那种不惜身份的粗鲁，让她站稳后第一秒便笑的轻狂。她算是赢了吗？赢的自己沦落得像个娼妓，终于，这泪水毫不争气的涌了出来……

“我以为你快出师了呢！”他背转身，用手背擦拭着唇上她的朱红，立刻恢复了傲慢与不屑。

她噙了泪，冷笑着。

鸷拂袖而去，远处飘来的又是他冰凉的语调

“明天，准备进宫吧……”

她瘫坐在地上，六神散尽。

……

桀欣喜的来到将军府，因为这次竟是鸷请他来的，他将所有太监留在门外，独自来到鸷的亭园，想着他在这亭中习剑的样子。突然看到不远的假山上的凉亭里站着鸷，他笑着看去，渐渐的笑容凝固住了，鸷的发束，鸷的衣服，鸷的气质，可是那不是鸷，一瞬间，方才还觉得柔美的月色，现在凉如冰水。当真正的鸷立在他面前时，他的脸上再寻不到丝毫笑容。

“你真找到了？”

“圣旨为上，臣不敢不遵！”鸷将这臣字读音加重。

桀向后退了两步，忽然又走上前去将鸷拉进了房去。

小扇轻盈地端着为将军特地泡的香茗，正欲走进房去，突然她听见有人在哀婉地恳求“你只要顺了我这一次，从今往后，我不来纠缠你。”

然后门就被风吹开了，她看见了将军，更看见了裸着上身的皇上在解将军的束腰。

整壶茶与杯、托盘全落在了地上，皇上转过脸，看向他，那眼光让她全部魂魄坠入了深渊，终于，她也像那托盘一样瘫在了地上。

……

“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乱世的人很苦，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女人更苦；美丽的女人则更甚。风翻史书，每代都有她们的薄命史。

——她，生就着绝世的容颜，注定祸主殃国。

三月的限期已满，琉璃是在黄昏时分被送进宫的，是她还没弄清楚为什么小扇会吊死在她的门前，还没从那如这黄昏般沉愕的死气中明白过来的时候被送进宫的。斯时的翘翘城内，到处是一片“春复春游夜转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的虚华景象。

当火红的夕阳落尽最后一丝赤金的余辉时，天便黑尽了。

宫中的筵席上点起了馋灯——一种用鱼脂制成的油，能点灯。拿它照纺缙机杼，它无精打彩，暗而不明。一旦移至筵席前，照着佳肴美酒，便分外光亮了。真是一个奢侈而淫逸的朝代！连灯都会沾上食色之性。琉璃一身素服在席上独自饮着，她知道年轻英俊的皇帝在注意她，但她却没有象其他嫔妃一样，上去向皇帝邀酒、献媚。“要傲气、要冷淡、要不屑”——小扇教过她的。

一杯杯泛满了琥珀流光的酒盏空了。

她的酒意上也了头脸，一跤跌进一个酩酊而又销魂的神奇世界中，四周是一片金黄璀璨的光影，她身畔是双闪耀着强烈感情的眼睛——不管她什么时候，无意投过去一瞥，他都是看住她的。

中间有一个水火不容的世界，只待她跨过去，甘愿的。

她有点飘乎地走到殿外，想借助殿外清冷的空气使自己清醒。

她没有再回到筵席上去，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偏殿，曲径通幽，重门深锁，带点“窥秘”的好奇，她欲一睹乾坤。

宫墙的一隅，放着一只金漆箱笼，在寂黑的夜里，发着微微的光。她踉跄地走过去打开它。天！她吓呆了，人住的地方，竟藏着这么多蛇，白蛇、青蛇、响尾蛇、赤链蛇、眼镜蛇……，她青白着脸，战栗起来，神志不清，有点像着魔，突然一眼瞥见皇帝，便颤着

“皇上——”

“你要什么？”

“杀掉！杀掉！”

“别怕！”皇帝抽出随身的软剑。

“嗖！”的一下，一条响尾蛇升天了。

琉璃飞奔过来，夺过剑，朝另一条蛇刺去，不中，再来。血肉模糊地，认不出真身。

还有一条，被他用重物击拍得一塌糊涂的绿浆，肚子中竟游出数条的小蛇来，一时间四散奔窜，看得人毛骨悚然。

“别怕！”他拥着她，走至偏殿的暖阁中。

琉璃实在不怕了，一切死伤，啊，惯见亦是寻常。

——她，什么没见过，没经历过？

忽然间，兴起一阵厌倦，厌倦一切的死伤，追和逃。这念头突如其来地，漫遍全身。

当她拥着这个俊伟的男人时，不记得小扇的教诲，心中只想倚靠他，直到下生。

“琉璃，”他喃喃呐呐：“看不出你杀气腾腾的。”

地欲陷，天欲坠。她也意外：

“是呀，我都不知道会是这样的。”

“给你一点酒，就原形毕露了？”

血花纷飞的刺激，令她变得容易悸动，也令他兽性大发起来。

他疯狂而又急煎地向她探索和进逼。把她的脸转过来，使劲狰狞地加添她无限的疑惧。

他的宠物报销了，她是目前唯一的宠物了。

而且，难道他不知道她还是处子之身。

有些事，是女人逃避不了的。

浑身都有不安的兴奋，越来越强。

她现在是个得宠的人呢，不再被忽视、抛弃。幸福在五内俱焚，身体熔成一滩，嘴唇枯焦，伸手不见五指。她很紧张，甚至是被动的。

她不敢动。

他设法令她蜷曲的身体舒展开来。面对他的威武，她只能更加软弱，一贯的傲气无影无踪。

她像一块承受刀琢的鱼肉，，猛然地：“哎！我很疼！你放过我吧！”

毕竟是替代品，她不是鹜，不是！他感到被欺骗。忽然地，他凶暴起来，在她娇嫩的脸上刮了两记耳光，马上，双颊辣辣地透红。他气喘咻咻，开始蹂躏她……

……

她在他身下抽搐着，舌尖都冰凉了，“我——要死了！”

他没有理会，仍继续着。琉璃百般挣扎仍忍不住痛，就势向他肩头咬去，他惊地自她身上坐起，盯住她的秀目，黑亮、不屈服的眸子——一如鹜的眼神，

“叫什么名字？”

“琉……璃。”

“记住，明天，我还会再要你的。”

他从她身上退下，披衣而去，空留一身细汗，半息游丝的琉璃。

残晓的清光透进帷幔，琉璃一动不动地躺着。暗处，可以看到她的一双黑眼珠如同沉在潭底的石子，微风吹过，清醒而又恍惚。

……

夜与日辗转的依稀间，馋灯灭了。

……

“骊宫高处入云霄”——后宫，不仅高，而且很深。因为毕竟要容纳成千的女子，供她们梳洗、打扮、争宠、献媚、妒嫉、猜疑、得宠、失宠、辉煌或寂寞地老去、死掉。

……

“扔到井里去……”她扔下这句话，缓缓的拖着红色凤袍，头也不回的

走了进去，

厚厚的幕帷掩示住了她所有的怒意，她来到镜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还是年轻着的脸庞啊，她不禁伸手抚摸自己，曾经细缎般柔软光润的肌肤渐渐地泛起了凋黄的枯色。

皇上多久没来了，已经是纤手数不清的日子了。

长夜里独自听那更漏，他的容貌会如一幅古画浮现在她眼前，她曾经用手抚过的他的一切，完美的让人目眩与眷恋。她恨那些女人，怀着宠幸的喜悦、不可告人的企图，生生地夺走本应属于她的快乐，只留她在无尽的黑夜中辗转难眠！身子是火热的，绣凤罗衾是冰凉的，都是她们！她们！害得她如此！她失宠，意味着她将在昭阳殿中空对着窗外的春花秋月老去，无人探问；意味着家族的衰败、失势。可她又用尽了手段，那桀的心像是铁打的，如何对她提不得半点兴趣。

她耐不了寂寞，她从宫外“渔猎”男人，将他们药倒了送进宫，温存后，当杀则杀，舍不得杀了的全割去喉舌，施以宫刑做了随宫的太监。

刚才的那个，便是不识相的，现在也已做了新鬼了。

她不禁暗笑，她不怕有了孩子，因为万一有了，只要设法与桀缠绵一夜，后位便更是牢不可摧了。想到这儿，由脚心里燃上一丝火苗直窜到心里，她唤进了贴心侍女，惦念起昨夜那伟岸的男人。

……

深秋幽冷，情调难喻。月魄荒唐，花灵仿佛。

清辉流泄，下照无眠。只愁轻绝，化为飞絮。

在没人的当儿，再三思量，辗转反侧，都是不可告人的心事。

琉璃的心中总有一些说不上来的东西，温柔而又横蛮地纠缠着、播弄着，像一只钩子，待要把那东西钩上来，明明白白了，未了却又无力。它消沉下去，埋在万丈深渊。

她很害怕，但只落得满目迷离——她哭了。

原来，他教她的那么多竟全是为了取悦于皇上。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就只是为了取悦一皇上，她明白的透彻，于是她扔了笔，他要她做的，她就做的彻底，但她不会甘心成他的傀儡，他的布偶，她要得宠，她要权利，她要有一天让他臣服在她的面前。

她对着镜子，开始描起了眉，她知道今夜是属于她的。

……

墨鸾用玉勺熬着金盏里的冰雪莲羹，这是他亲手为桀准备的，这里面更预备着桀让他为鸷下的药，然后所发生的事，便全是他想再一次得到的了。他今天很是快乐，因为他发现了皇后秘密，那只本预备被人偷偷运出去的箱子里竟是一鲜活的男人，于是他又明白了，为何那皇后宫中的太监都是又聋又哑了。皇后给他下跪了，他第一次把那男人的尊严重拾了回来，所以他以为今夜他更可以向桀证明什么。但他抬头，看见了远处走来的琉璃，一身戎装的琉璃，一身由鸷的戎装改制的衣裳。

琉璃直朝桀走去，跪都不曾跪过，就到了他眼前。

四周的太监围了上来，不准她再近得半步，桀上下打量着她，挥手示意太监们退下，墨鸾恨恨的将手中的金盏撤下，无奈的走了开去。

她贴近他，从束腰中抽出一把镏金的银匕首，狂傲的扫了他一眼，果然见得一脸诧异，她低下头去，抽出他蝉衣与束腰的缚玉绳，用刃尖挑断了，

一根又一根碎落在地上，桀满意地笑了，原以为这女人只不过是貌似鹜的废物而已，却原来鹜所不能的，他所要的，竟全让她学了去。他挑起她的发丝，眼前浮现出鹜的样子。

琉璃感觉到了他的神游，于是将匕首咬在齿间，将那件松弛了的丝绣青龙袍由领子撕了下去。

于是灯光幽微，却不显昏暗，房间里似乎悠着一种虚幻的雾霭。他的褐色目光渐渐迷离起来，像烟波浩渺的海面，这是一种能让他化作滚滚海浪的目光。迷离的目光越来越朦胧，越来越混沌，慢慢地成了浓浓的雾霭，低低地飘浮在海面，他的眼睛轻轻合上了。

她的胸脯开始起伏、起伏，海面掀起了风暴，他只是被风暴卷起的浪头，在海面上疯狂地奔腾，涌过去，涌过去……没有了方面，也没有了时间，似乎这滔滔白浪要翻滚到天荒地老。

天要塌了，海要漏了，飓风卷着浪头轰隆隆冲向海滩，重重地摔了下来……

……

墨鸾是个真小人，他这一生也做不了伟丈夫了，能证明他性别的器官已高悬在梁上。

所以他涂上脂粉，描上朱唇，但无论怎么修饰，始终及不上桀的半分，他爱那种融着媚的阳刚，恋得痴狂，却学不来那种气质，于是他摇尾乞怜，博得桀的笑容，然扣独自揣着镜学。

可他又恨，当他面对着任何主人，已经快定了型的笑容后，他的心上擦着一把刀，可惜！他夜里欲罢不能的爱恨蚁食着他全身的骨头，上下扭动着像一条肉蛆，他吸食上好的烟膏，当快感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看见桀在为他沐浴，瞬间又卧在了皇后的锦榻上，可一切转眼就逝了，当感觉与烟枪一同冷却下来时，他想去看刑部的酷刑，或在那侍候着的仕女身上烫上烙印，一个又一个焦灼后鲜血淋漓的烙印。

一想到跪倒在面前的皇后，再想到曾经酒醉后在他面前哭泣，事后又对他不屑一顾的皇上，他将烟具全砸到了地上。

……

前夜里，琉璃独自喝得微醺，躺在榻上悠悠想得累了，深梦里被人唤了起来，是墨鸾，他提着宫灯，传了皇上的口谕，引她出的寝宫，睡眼惺忪，跟着他辗转迂回于宫巷游廊，恍惚中又来到了那遍布蛇蝎的偏殿，四周是点星昏暗的宫灯。墨鸾转到阴暗处开了暗门，引她走了进去，琉璃半醒的朦胧进得房后便骇得惊醒。

从宫梁上吊下一人，披散头发遮了容貌，但那一身的衣冠识得是魑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再看得下面更是恐怖，不是青石的地面，而是一口巨坑，坑里盘旋的是一条青色黑条巨蟒，遍身湿漉，

……

封后的大典与祭神的日子安排在一起。

琉璃进宫后的第一次出宫，她得到了桀的特许，不用坐在宫车的华盖下，而是骑着一匹骏马，从宫殿浩荡的朝着祭坛行进，桀将会在那里迎接她，而为她护行的正是鹜，于是她心情热切而又纠葛的期待那一天，终于，那个她盼着、念着、担心着的日子来了……

她终于见到了他，一身大典时方穿的金色盔甲，阳光下四射光芒，让她

看的心湖荡漾，心絮无神。

但她要他做她的马凳，他跪了下去，无了一丝的傲气，那么心甘的单跪下来，她撑着他的肩头，玉笋般的手指环玉佩珠，钻坠璃镶，她抬起脚踏上去，那只丝凤镂花金缕鞋，这么轻盈的踏在他单跪的膝上，又暗自的用力压了下去，让他确实感觉这是琉璃，一个实实在在却今不如昔的琉璃。

他的膝快瘫软了，全不在于她那娇弱的身子，而在于他真实的感受到了她，当裙的下摆从他鼻尖掠过，他的眼神笼上了一层红绡，目眩了，迷离了。

一声宫乐的长鸣，捉回了他神游的心神，他站起身让仆从牵了马，他跨上另一匹在前方默默地护送，向着桀等待的方向。

她在他背后凝视着，眼前始终笼着层雾气，然而她笑了，她终于又看见他了，他的柔顺只刹那却全看在他眼里。

突然，她发现手中的马缰上系着一条绀色的帕子，他的？果然绣有骛字，原来是怕她被缰绳磨了手，她几乎看见他系它时那份细致，她轻巧的解下，不露声色的藏进怀中，再将那腕上的一串青琉璃链子系了上去。

就这样默默的，她继续抬头凝视着，被淹没在人的洪流中，声的风暴中，他们独自静寂着，光涌的人潮沸腾不到那里，庄重华丽的气氛渲染不到那里，他们的心隔着魑魅所有的屏障融合的彻底。

可终于，他们看见了满立文武百官、神侍的祭坛，看见了一身威严的桀，看见了魑魅城镇国的金玺。

于是她成了皇后，而他和这所有国人一齐跪下向她行了君臣之礼。

……

她用一阵轻烟似的眼神笼罩他。有点朦胧，不经意地一扫，他就失魂落魄了，不敢回过身来。她自他结实的身躯后面环抱着他——一只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嘴角挂上诡秘的笑容，看他如何下台，她感觉他的悸动……

她这样地苦苦相逼，他又怎么按捺得住？

他浑身醉迷迷的，而且充满愤怒。她用她的四肢，紧紧把他纠缠着，好像花尽毕生的力气——又像一个贪婪的婴儿，死命要吮吸母亲早已供应过的乳汁，不是基于饥，而是因为渴。

……第一次，他很快便完事了。

她抚慰着他：

“不要紧，再来，我们再来十遍，一百遍。我们还有一生！”

她的手，横在他心上，压住他，令他呼吸困难起来，在这个飘溢着女人香味的，叫人忘却一切忧伤的小小世界里，他的心便伸出了一只饥渴而淫欲的利爪，扒开了胸的血肉，乘势抓向她的胸膛——东山再起了。

第二回比第一回凶猛得多。

……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她收了笔锋，不由冷笑，一首猛记起来却又毫不相干，忘了出处的诗竟拿了来题在了绀色绢子上，再将它还于他吗？想到入宫来的种种，双眉一蹙，将绢子拾来即揉，方不解恨，终于撕扯开来，从窗子扔了出去，看那青红色的布条在风中飘荡，落在地上，觉得这心也如沉了海，离了日，暗无了边际。

四周扑天盖地溢进了小扇的训斥。

入了宫，你便不是你自己，你得把原来的琉璃从身躯里抽了出来，看着她去死。

啊……她嘶喊开来，若是有个来世，教她如何再选择做人？即便是做了，这虚情假意，暗里藏刀的日子也要让她每一个轮回都成了行尸走肉，空有了青春，仿佛这眉成了两把锋利的刀子，眼中焚着邪火，胭脂变黑，一付青面獠牙，这还是琉璃吗？她捂着脸欲哭无泪，像是刹时间变成了那条吞吃鲜活的蛇。

不如做了蛇吧！这念头只闪了一瞬便凝固住了。

……

正午，焦阳灼烧着大地，似每一道火蛇腐蚀着空气

琉璃浸在冰池中，将脸紧贴住大理石的池面，额上仍沁出细汗来，她喝退了所有宫女，想拿放在一边的丝扇，也唤不得人来，只能赤裸着从水中立起，拖及地面的青丝在地上压过一道湿痕，她拈起扇来，吟唱起一个早忘了名儿的宫调，慢慢地踱到池边，正待坐下，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拥着她猛坠到池底，溅得池水珍珠脱线般扬起，她骇得不能自己，慌乱中吞下好几口水，终于她的唇被激情覆上……

这水似被两股绳拧住了，不停翻腾，又像是被人煮沸了般欢跃，清澈本幽凉的水底似有两道直旋而上的旋涡，再细辩去，却又是两条纠葛的蛇，混淆了宇宙间一切静止的事物，只扰得天地一片混沌，再没了盘古这等人物……

骤雨过后，天地惨淡的空寂，一如这水池

琉璃疲惫的倚上冰池的石阶，凝视着池中的背影。

“何苦来哉呢？”她软软的问去

鹜自池中走了上去，顾自将朝衣穿着起来，结果如何穿都不整齐。索性半裸的走向琉璃，将她紧拥

“我后悔，我后悔让你入宫，所有的念头里只有我要你，我要你！”

“哈哈”琉璃先是轻柔的笑，然后是放声浪笑，眼里流出的不知是喜还是悲哀。

鹜吻住她的笑，心碎含混不清“别这样……”

“若真这样，你就杀了桀！”琉璃推开他。

“杀了他？”

“哼，你怕了……”琉璃离开他，去拿浴衣裹住身体。

鹜仍呆立在那儿，双拳紧握，青筋爆起。

琉璃望着他的背影，无声无息的离开了。

……

琉

……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鹜的弓朝着天空指去，支箭如电驰般射去，大雁应声而落。

侍卫捡了来，呈在她的脚下，四周的人退下了，琉璃伸出穿着银丝凤绣鞋的纤足潦草的翻动了一下，便不屑了。

“你带我来只为了看看这些死鸟？”她暧昧地笑。

他紧抿住双唇，并不言语。心里却已清楚，那当年连扑蝶都唯恐伤了它

们的琉璃此时只是一国之后，一个完全可以一笑倾城，却永不再是他曾经熟识的女子。这意识将他伤得透彻，伤得他宁愿在战场被众剑砍死，这心若是可以挖出来给她看，必定早划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整自己安排的步步棋倒像是为自己掘的坟墓，死得狼狈，痛得不堪。

牵连着伤口的却又是自己无法割舍得她的一颦一笑。

这棋怎么终，怎么了啊……

“若没其它的事，我可要回去了，皇上若找不到我，定要怪罪的！”她站起身，被整拉住。

他在她耳边低语“我早已经明白我该怎么做……”

“你早已明白，呵，那你做了什么？除了将我送进宫，你又做了什么？”她不屑的问。

“在你入宫的这段时间，我已将桀手中所实握的兵权移在了自己手中，杀他对于现在来说，只是我最后的一步了！”整耐心的解释。

“原来，原来，我一直就只是你拖延时间的棋子……”她冷笑，并不惊讶。

“我不得不承认一开始，你是！但现在，我杀他更为了是永远的拥有你！”整扳过她的身子，欲吻她。

“我想回宫了，将军！”琉璃避开他，向前走去。

整无奈的看着天，猛的一声长啸，直插云霄，遍散四方，惊得林中飞鸟扑腾而起，刹时与这树林将天日遮的严实。

……

风雨交加的夜，故自凄凉的奇怪

矗在这两尊早已不屑的欢喜佛前，喝得酩酊时才跌坐在香堂边，发束散了，精心盘上的高髻散了下來，在这空殿里被四起的寒风吹的飘逸，又被栏杆外的暴雨打的凄惨，却没了俊秀的风流模样，泪来的突然，想到那两个比酒更让他迷醉地痴狂的人儿，心全收不得，便恼恨的浑身如蚁啮，醒不得，醉不得，怕陷入梦里也嵌满那两张脸孔，爱不得，恨不得。

整个香堂内密布着死的烟尘……

突然，他面前出现两个熟识的身影，他抬起头，呆立在那儿……

猛得，一把刀刺进了他的胸膛，他沉沉地跪了下去，双手握着刀。

桀的眼光似利箭般射入对方的眸子，果然是整。

桀顺着刀锋迎向他，唇边渗出的血成了道殷红泉向下流动。滴在了刃上，混着他手上的盘再落在殿上，一双翘翘城再遍寻不到的美目中，滴下的泪裹满了痛与不堪。

“我……做错了吗？错到你要亲杀了我？难道我对你的宠爱也有错吗？”他艰难的问，眼神凄婉的向整逼去！

“错了，错了！你荒淫无道，害国殃民！”整心虚的松了剑，不敢看他的眼睛，对着天怒吼“我只是替天行道而已”

“哈……”桀笑的凄惨“你，你其实是想骂我阴阳不分，夺你所爱，辱你之身……”

“够了……”整重又握紧剑，恼怒的向他刺去，穿透了他的身躯。

桀的身躯如猛遭雷霆猛劈的杨柳，向后直直的倒了下去，以长发浸着血围着再无了生命的身躯。

琉璃走上去，将他腰间缀着细碎夜明珠的腰带抽了出来，束上自己的腰

间。看见桀骇大的双眼，将它合上，顾自走了。

桀最终是被鹜扔进了修蛇的巨坑。

.....

“我问天借了许多东西！我借了你的生命，就像你当年的那张棋局，现在该是我来安排终了的时候了，若你相信有来世，我就下辈子来还你.....”他骇大的眼睛，双瞳锢着突然，当他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与四溢的血时，已沉在了地上，她吻住他未问出口的话，手中执着的匕首又一次深扎了下去。

她的唇在他的手上摸索，那种叫沧海桑田的东西是否就藏在他的掌纹之间？这纵横交错如同阡陌又如同绳索的纹络，若能顺着它追溯上去，这百年前他是谁呢？自己呢？来世呢？这一生走到尽头竟全是疑惑，她的眼里落下的悲伤与绝望融进这双曾经熟识她一切美丽的手，她能看见它们在那双手心结成了冰，与他一齐再没了生命！

她终于站了起来，纵身投进那片火海，与那修蛇一起万劫不复.....

游魂

在废弃的破旧厂房，很小心，喝我的茶。是否该雇个英国的管家？坚定我刻板的生活.....

生命里有灌木和锈迹斑斑的车床，无数、无数，人类不要的，应该全是我的宝藏。

记忆里只有死亡。上个月有孩子来过，抓几只蟋蟀、蝓蝓。折了一地翅膀与断肢，玩腻后，扔下一地尸体嬉笑去了。我为它们致哀礼了吗？忘了.....

几个世纪以来，我的天空只下我的雨，走在响晴的街头，我与游魂擦肩而过，在医院向陆续出来的同伴们行注目礼，坐在陌生人的身边恐吓他的狗.....

人类的世界，我们也生存着，太苟且！我在人类的广场上这样高声喊到，并为自己唱一首颂歌。赢来零碎的同伴地掌声，看着人类继续在他们身体里穿梭着，繁忙着，彷彿以前曾属于我们的生气被他们一点点吸走了。谁说的？我们的生命在后人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想证实，可我没有后人.....

在最高的楼顶看月亮，孤寂到世间只剩我自己。将空气涂满黑色，空间感很大，想喊谁来一起欣赏，却又有谁告诉我，我的生活太蓝调。色盲的难道是我自己？掬一捧月光，呵，我多傻.....我还看得见自己吗？成就感，只有教新加入的鬼魂时才能找到，一种恶毒的快乐。后诉他们——看，这是镜子，朝里看，回答和眼神都是绝望的。

人类所有听过的悲伤歌曲，哪比得上听自己的挽歌凄惨？所以，别再为世人掉眼泪，我劝那些曾经的情人、亲人、世人，现在的游魂怨鬼。

抽我自制的精神鸦片，我雀跃在人类的舞台。呵呵，这是霸王，那是虞姬，听他们好一阵咦呀乱唱。而我？我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所有人都看吧，我手中是闪闪的银钱，愤怒着羡慕吧！在不属于我的掌声中，我故作深沉，念那句颇儿戏的台词——生存，或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贫儿与国王，这世界里我可以想怎样就怎样，写一篇无人喝采的精典文章贴在墙上，风雨夜里我看着它与砖土一起斑驳。

典当

典当十二岁做张家为奴，幼年时身段柔软娇好，席间跳起舞来，能将壶酒挂在脚尖攀至肩处替客斟酒，酒缓缓入杯，滴点不落杯外。又学了一手好琴艺，好舞技，故很受主子们疼爱。

长到十四，越发标致，张家的老爷无意间与夫人提起想收其为妾，成了祸事。从此后不再做奉茶端水，跳舞弹唱的艺仆，也不让她做烧火丫头。在张家的庙旁给她起了间小屋，每日里相帮庵堂的老尼清扫整理，日久天长，成了张家养着的闲人。

日夜交换，春秋迅速，转眼间典当已十八。

张家原有一子，名墨，字慧，比典当晚生一年，出生时难产，身子弱，算命的说要在出生处拴住，于是一直在张夫人娘家养着，长到十七才回家，所以未曾见过典当。幼时无赖，锦衣玉食样样齐全，心底玲珑，但凡诗词歌赋，朗朗颂上一遍，即刻背出，只是并不爱读书。张家以为是灵根性，又张口闭口的诗词，起初并不强迫读书，反以为宝，四处炫耀，长到十七，张家方知道不好。张墨除了曾经会背的诗，过了数年，又再没读过其它，早先全是过目不忘，却并不能领会其中意思，最后竟成了识字不满一车的人物。

又将大量年华与金银一起葬在烟花之处，成了张家顶无用的男子。

这一日，张家办祭祀，张墨被拦在家里不得出门，实在闲的无聊，在房中乖乖坐了一会子，就耐不住了，到园子里扑蝶。追绕亭径，七转八拐至那庵堂所在，此一处处恰是典当小屋。张墨闻得乐声，朝那厢望去，不望也罢，这一眼瞧得魂儿飞扬，只见那典当一身水绿衫、素红裙，斜坐木篱上，用旧红绡绕乌发结成双髻，绡坠儿是成四股，一系一红樱桃核的荡头。耳垂上倒是付真银丝链子，挂了双绿玛瑙。粉脸儿鲜嫩如桃，弹指欲破，曲一弹，径里风起，发丝儿、宝石、核坠儿晃荡成一片，清水眼神儿流盼，朱唇皓齿，张启迷离，红酥手拨琴。

喻……那庵堂里钟钵儿敲得勤快，她这里莺声绕梁。

唱：更声、漏声、独坐谁相问

琴声、怨声、两下无凭谁

翡翠衾寒芙蓉月印

三星照人如有心

只怕露冷霜凝

衾儿枕儿谁共温

张墨是惯识烟花，听得这小曲儿，知道下边是什么，于是那边厢又是一声喻……过后，他截了她的曲子

唱：听她一声两声，句句含愁闷

看她人情道情，多是尘凡性

你一曲琴声，凄清风韵

怎教人不断送青春

那更玉软香温

情儿意儿哪些不动人

典当听得，顿时慌了手脚。见那人边唱边踱进来，细一辩那身打扮，便知道是张家的公子。低了头也不敢再看，张墨自小荒唐，用扇儿挑起她颌来

看，两眼相对，竟穷了说辞。一时间，两人就傻呆呆相望了一阵，庵堂又是一阵嗡……典当才摆开他的手，逃至一边羞理裙帔。张墨暗叫一声妙极，正欲上前攀谈，忽听庵堂传来嘈杂人声，其中夹杂有底气十足的男子声音，辩得是父亲，吓出一身汗来，双手在衣兜，袖袋中翻找汗巾，眼前递过一条白丝绢帕来，先是拿来惶恐擦了，又听得那人声远了，才仔细端详，帕子一角有蓝线绣着典当二字。觉得名字有趣，又绣得精致，就当典当的面塞进怀中，典当初是看着他的，见他举动轻佻，又转过身子不敢再看。突然间，园中又有人唤公子，张墨跺脚懊恼，又怕父亲差人来唤，不敢不去，将扇坠子扯下扔在典当脚旁，回首去了。典当听脚步声远，回头蹲下身子拾起，是块洁白璧玉，当中有道青印裂痕，翠白相间很是秀美。想到方才俊生样貌，脸更红的烂漫。

话说张墨回房，果是被父亲训斥一顿，让他赶赴京城投奔叔叔家苦读一年，去搏个功名。张墨嘴里应着，脑子里只惦着典当，吃罢晚饭，又从窗子溜了出去。一路小跑到典当屋外，见典当正仰首望月，于是在花阴深处藏了，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聊斋？/

萧飞将书角折起，合上书本，第二百五十六页，《典当》？满是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女子，女子喝了口红茶，顽皮的摆弄着杯口的柠檬，眼神停在他眸上时，又转成严肃。

这种神情与她的装束极不相符，扎得极高的竖棒辫，时髦的休闲套装。萧飞现在形容不来女子，只知道她极会修饰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很自知的女性。可是他还不认识她？莫名的，她走来递于他这本书。

/才看到典当望月？/女子问。

萧飞周身一寒，她知道……

女子用小指将刘海向耳后挽去，眼神顺势滑到萧飞搁在桌上的手，手腕处果有她才能看见的绳缚印，于是她将袖口拉起，手表链子自行断了，白净手腕露在萧飞眼前。

/我就是典当……/

/用这个排剧本很烂。/萧飞态然自若地举了咖啡佯喝了一口。她手间是黑绳缚，若不是他颈间系着佛像封印，他早该感应到了。凡怨魂屈鬼，今生为了复仇才不喝孟婆汤转世的人，手腕处就是黑绳缚，仙使鬼差转世为红绳缚，精妖魑魅为紫绳缚，万念皆空、悔疚者为青绳缚，他便是青绳缚。

黑绳缚转世为人，在世间感应仇家的能力其实极小，找他定有要求，萧飞不想淌这浑水。

/不过演技很好，戏剧学院毕业的吧？眼神很到位！/萧飞为她鼓掌。

/同样是为情困的人，何必讥讽？/典当用手指轻点他的咖啡杯，热气突然消失了，萧飞将杯端起，冰凉的，一个怨气何等大的女子？

/我只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萧飞本想回答她，警署从这里拐弯出去，笔直走到红绿灯再右转就是。但今世做了人后，学会先生必该对小姐有的礼貌，也不言语，将书打开翻看，二百五十八页是一页白纸，再往后五页至另一篇新文章前都是，忙从典当望月后向下粗看，书被她很不礼貌的抢掉了，塞进他的公文夹。

/后面……/才问，他就后悔了。

/一出古今无数负心郎与痴女子演的老戏文，你说的不错，拿来排剧本

很烂。/她将柠檬嚼了，萧飞竟也觉得牙间酸楚。

/他玩弄你的感情，又远赴京城？？/萧飞默然 咖啡座里正放着音乐……好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的伤，也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这时听起来无不凄凉。他跟着低声唱/……说他爱你吗？想一想再回答……/

/一去不复回，一年后张家举家搬迁……/

/那你？/

/被家法严惩，惨死在庵堂上……/她眼瞪的很大，座位在二楼，惊吓不到行人，只是远处空中一飞鸽莫名坠下。

……如此大的怨气……

/这怨气不只我一个，还有我腹中屈死的孩子……/她知道他心事，抢着说了。

萧飞捧起杯子，轻吹其面，热气复腾，典当与他在人声沸杂的店堂里对峙着。

/你以为我牵制不了你？/典当笑了，萧飞透过她的瞳底，见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惨遭鞭笞的她，从小屋爬至庵堂，身后拖着骇人的血迹，不止身上，还有两腿之间渗出的血在地上越积越多……香鬓早散，被人剪的杂碎，冷汗浸湿后，贴在额前脸上，哪还是书中的典当！

她一口怨气回不上，凄厉叫得张墨二字死去。美女白骨，骨盆间还有一具需细辩才发现的佝偻骨架……

他的眼神逃离她，猛得想到董婷。

/你也知道我只有靠近你才感应的到你的过去，她现在并不受我的威胁，更不用担心她哪天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说这话像是在安慰他，她另要的柠檬又拾了一片含在嘴里，酸的。死前的妊娠反应延续到今生。

/对不起，你找错人了……/萧飞不想与她争辩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更不想牵扯上董婷，他们不是电影里玩绑票。说完将公文夹与外套拿起走了，她并没有拦他，只是在窗边静坐着看他走远。

萧飞没有回头，他知道回头时她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里，房间是冰冷的，他自己漆上的四面黑色。墙上很醒目的挂着本白色日历，他是数着日子过的男人，生命是倒计时的，哪一刻停下来就是今生又唱尽了。

从音响里抽出上次听完了《冷雨夜》，换了盘 CD……

心 属于你的 心 我借来寄托

却变成我的心 你 属于谁的

我刚好经过 却带来潮起潮落

都是因为一路上 一路上

大雨曾经滂沱 证明你有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眼 再睁开眼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悲哀是真的 泪是假的 本来没因果

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风 属于天的 却吹起人间烟火

天 属于谁的 我借来欣赏 却看到你的轮廓

这首歌怎么以前从没听过，是自己买的吗？他抽过 CD 盒看，是自己买的，只是这歌如此陌生，《百年孤寂》。令他黯然想到黄泉路上步步沥血，寸寸辛苦，为情困的死的不是身子还有这颗心。鬼魂还有心吗？奈何桥上，鬼差凶狠地驳他。

……有心吗……

他不愿再想，起身将日历上的日期勾画掉，明天很快就会开始了。

英雄美人，情关难渡

是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才能面对？

我本有心，我本有情

奈何没有了天，我恨在泪中间

……

飘呀飘呀飘的风，吹的是谁的痛

千山千水千里追寻，但愿来世有始有终

昨夜做了个很淫邪的梦，梦里，他看见……

萧飞没再想下去，要迟到了，他用力咳醒自己拔腿向公司快速走去，十字路口，他被拥挤的人群拦住，前面发生车祸了？有人从他身边撞过，他向那里挤进去，果然一个十岁年纪的男孩子躺在血泊中，眼睛还睁着，痛苦茫然地看着周遭人群，司机驾车逃走了，他身有带血的轮胎印，拉向前方，又被围着的人踩在脚下。只有围观，没有援助。

他俯下去一把抱起孩子，人群仍陌然的站着，有人唏嘘，有人嘲讽，这就是人世间……他用力搏出一条路去，用身子挡住一辆车，抱着孩子夺门而入……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快……/孩子腿上的血沾了他一手，又滴上他的衣服。

/是你……/开车的转身看向他，并不急着发动。

/开车/萧飞对她吼。

车子发动了，人群里好些看了手表，又如群蚁围食完，忙碌着四散了。

缙缙在医院走廊里无聊地踱着，墙上挂着很醒目的禁烟标志，她从他的公文包里翻出那本聊斋，随手翻了翻，若不是他去办急救手续，她很想将公文包随手扔在哪里，只要他回来看到就行，她没想过再看见他，何况上次是被他毫无礼貌的扔在茶室，这次又是被他很不客气的带到医院，可是不可以，她这次不能率性而为，他是在救人。不能吸烟，让她更加烦躁，急救室的走廊空寂着，突然，她像是听见不属于她的脚步声，缙缙回头看去，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

/里面的人还活着吗？/女子问。

/谁……里面……啊，你是说那个孩子，在急救呢……/缙缙暗自庆幸总算是孩子的家属来了，走上去想把公文包递给她。

女子微笑着，向后退了两步

/你替我转告萧飞，我要他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于是转身走了，弄得缙缙递出去的手很尴尬的再收了回来。

女子消失在走廊尽头的不多时，萧飞小跑了进来，没有片刻休息过，看上去很辛苦。

缙缙将公文包递给他，却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女子托她带的话，急救室的灯熄了，医生走了出来，没有病床一起推出。萧飞有神情像冰一样冷，

他提着公文包冲进去，来到那男孩身边，护士各自忙着整理刀具，一地的血棉与纱布。男孩紧瞇双目，就这样死了吗？萧飞单手紧握住他的床单。男孩突然睁开了双眼，直直看向萧飞，将他手上的公文夹抢过紧抱在怀中，后进来的缙缙惊恐的叫起来，周围的人全都怔住了，那男孩的眼复又闭上，微笑着像是沉沉睡去，眼角流下泪来，萧飞将手指触上他的鼻头，已经没有呼吸了……

萧飞心情沉重地和护士一起将男孩送向停尸房，缙缙惊魂未定，不敢跟着，说是在车库里等他。

结果他没有再回去，这是第二次扔下她了，缠人的本领，其实人比鬼魅厉害。打电话向公司请假，今天如何也没有心情去上班了，何况他衣服上全沾染着男孩的血。

顾自回到家中，电话铃一阵狠响，他不接，换干净衣服，泡了杯茶在窗口坐着，目光落在公文夹上，还是血。他抽出纸巾想将它拭去，看见那本《聊斋》，想到典当托付他的事情。于是重又抽出来看……

人本来就是脆弱不堪的，生命里一旦有风雨，都会自行夭折。何苦去相逼，只为一个情字，鸳鸯陌路。他叹息着，翻开。

手中茶杯落地，从《典当》初起至他上次折角的第二百五十六页上的字尽数消失。

而原本白页之书，却从典当望月所在段落下赫然接着——

张墨被父亲逼骗得离家后，赶至京城，果有规规矩矩在叔叔家读书，想到父亲允诺他，只要考得功名就让他归家后娶那典当为妻，又想到典当可能已身怀有孕，更是努力发奋。也有想到离家时匆忙，懊悔没溜至她那厢告诉此喜讯，于是自己安慰到，父亲、母亲定会好好对待未来之媳。便从此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求来年搏功名了。

哪想这三月未滿，世事大变。

边疆战事连连，朝廷外援又发生兵变，一时间人心惶惶，但凡京城里普通百姓家壮丁男子也被抓去当兵，张墨从叔叔家出逃至一荒郊小店，染得一身恶疾，病中孤店苦苦自嗟，仲子羞归因下第，可他却是被这乱世隔在异乡。这番愁情

后人曲中有唱：这病儿何曾经害
这病儿好难担待
好似风前败叶
好似雨过花羞态，我难摆开
心头去复来，黄昏梦断
梦断天涯，心事难提泪满腮，伤怀
不为风寒眼倦开，堪哀
只为忧愁头懒抬
羞颜犹在
苦了些客中人，乡愁无奈
断肠夜，张墨用血指在墙上只书下两句
钟磬惊回枕上眠客窗风雨恨长天
好一阵猛咳，典字唤得一声，便孤寂的去世了……

店家收了他些铜钱，算是有良心，置了一张草席裹着埋在乱坟岗上，与那些孤魂野鬼做了黄泉路上的伙伴……

……我张墨，也有牡丹花下惜牡丹啊……

梁祝

处处都成了江湖，尔虞吾诈，斑驳不堪。拾了你弃的笔涂上去，今世前生亏欠了许多的问题，我予谁问去？逐渐地，天蒙了层水气，拭了你的容貌，孟婆的话渐清晰。

喝了吧……该忘的忘，该弃的弃……

我以为自己会很努力地追溯你，寻上去，到一个没有阻隔的轮回中去，月老的线牵错了，牵的固执，以致于我后悔时竟也解不开去。

你在哪里？我喝了孟婆汤来寻你，便又是你，重复地，哀哀地辗转……

萧飞手中的笔再次不知不觉的落下，他也懒得捡了，看它滚落在桌面，又坠到地上……

他不愿见的身影走的近了，一双纤手拾起笔递于他，他冷冷的接过，始终不愿抬头，暗付着这身影快些离开。

这身影并不离去，将他桌面上的辞职报告拿起，说话了。

/你要走……/

萧飞燃了支烟，从她手中很不礼貌的将纸抽回，没理她，心底里却都碎了。

这声音莫不是要他听得三生？！他为她牺牲的何止是两次性命而已，她向他榨得一点一滴的感情与心血都够她受用了。

她是喝了孟婆汤的人呵，她该忘了一切，去别处投胎转世，何苦与他纠缠？好在他拒绝了孟婆的劝告，这辈子他是清醒人，他要躲，逃开她越远越好。

董婷看着他，恬静的将手中资料递给他。

/这是待会儿开会要用的资料……/

萧飞见她转身走了，将头枕向桌面，心若沉入冰水之潭，痛漫无边际的四溢开来……

前生的画面像一部泛黄的电影，却又清晰的向他展开……

竹林风静月窥檐 兰草雾多魂入梦

江南

她不知何时竟成了戏班子里当红的名角，凡是大户人家请了去唱戏的，都指名点了她，点的曲目也很专一，演的最多的便是宝黛与梁祝。

小时与她一起向班主学的戏，同是一般年纪，班主却说我眉目来的俊秀，她更伶俐了些。

所以我成了小生，她成了旦角。

一起配戏到现在，班主的眼光着实的厉害，我两过了十八，我竟比她高了许多，班主又替我绞了短发，远看活脱一少年。

她身子骨并不弱，但眼里紧透着灵气，学那病怏怏的林黛玉来，就似画卷里下来的人物，差不得半分。

班主自幼将我俩调教的严谨。以致于我俩配戏很是默契，演到动情处，台下观众全都屏了气息，入了神，有的更是泣不成声……可生命里我也不自主的将她融了进去，似乎天生我就该是护着她，照顾着她的。

十八岁，她着实出落成一个鲜活的女子，戏服上身，便是那种风情，她成了班主手心捧着的宝贝，宠爱万分。戏班子里所有的姐妹多少都嫉妒她，我却不，只觉得她生来不该是个戏子，应该是个富家的小姐，有人为她梳洗那一头青丝，有人为她捧得香汤沐浴，出门有下人用轿抬着的那种富家小姐。可她不是，只是一个最下等的戏子。出入于混杂的尘世中。

唱戏的场所大都是烟花之地，有钱的纨绔子弟常逼着她饮尽三杯酒后才允许她离开，这杯里的酒几乎全部都被我抢了喝去。久而久之，练得好酒性，更为她挡了许多。

她总唤我姐姐，其实我俩是同一天生，我总让她改口，唤我艺名也行，她应着，却始终是一声声姐姐。

但我心底里最爱的，是她在戏里娇羞的唤我一声……梁……兄……

/给你/

一杯水轻轻的搁在他面前，水面晃动着，他抬起头。

昏沉沉的眼里浮上了一张面容，董婷！他心猛一紧，又转过头去。/谢谢/

董婷终于走了，脚步很轻，在他心里每一步却都很沉重。他朝窗外望去，阴暗的天色一点也不亚于地府，行人也似游魂，在他眼里充满了死气

碧落黄泉无觅处 紫陌红尘有洞天

梁祝里，她唱得顶好的段子是哭坟，字字悲苦，声声凄婉，我在后台听了，竟会觉得自已真是死了一般。即便是真死了，换了她两行清泪也心甘。

于是我恨那无用的梁山伯，好端端的双眼不识得女儿家身份，好端端的满腹文章抵不过万两钱财，最后死也是死的孤苦……

班主为我们讲戏文时，心底里是说那梁山伯是一穷傻秀才，祝英台也是一情痴女子，白白送了两条性命。但怕影响了我们唱戏，只一味讲如何的动人，如何化蝶后双宿双飞……

烟燃尽了，灼到他的手，他将烟蒂置到烟缸里，看那星点红光灭了，想起孟婆桌上的那盏红烛来。

第一次轮回时，孟婆悠悠地道，/别等了，人世间的情字一生写一次便够了……/

他并没有理会，死死的在那里等待，终于等来了她，竟是撞了他的坟跟着来的，眼见泪流满面的她穿着一身素服款款飘来，他哭了，心底里暗许下来生要更爱她的允诺。

便一同喝下孟婆汤，就如同饮了合欢酒般快乐，最后互相再没有怨言，甘愿地双双被送入轮回……

化蝶……哼……他一脸的不屑，世人如何会为他俩编出这般后事来？姻缘绑定了三生，却变质了。天注定梁祝从始至终便只是一个字，那绝不是/情/字，而是一笔连作刀的/绝/字。

他紧瞇上双目，那部老电影又悄然而至……

我与她是睡得一床的，晚上会半夜独自醒来，听她若即若离的气息。冬夜里我俩为取暖会睡一床被子，我便轻抚她的身子，她睡熟了会似只乖巧的小猫儿轻贴着我，枕在我臂上。一夜过了，我就盼下一夜，一生中只觉夜里

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至到那天半夜，我看着她的容貌，整个心思就似碗里的水被人摇晃，动荡地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一张粉色的唇，前倾了身子，鬼使神差地凑上去吻住。她醒了，惊的一双大眼看我。

我拥住她，告诉她我好喜欢她，我想照顾她不止今生，还有来世，来世让天允我做个男的……

只觉得脸上热辣辣地痛，我止住胡言乱语，她哭了，扯起被子就跑了出去。

那一夜的心绪之乱道不清了，只是后来祖师牌位跪过，班主竹条抽过，我都一口咬定了喜欢她，全戏班的姐妹见我都如同见了鬼魅一般，她更是躲在班主的房里不愿来见我，班子里的另一名小生顶替了我，班主传了话出去，只说我是病了。

我心底里明白，她是戏班子里的头牌，班主的花销全靠着她支撑着。这年头里再有仔细调教过的，又是容貌身段俱佳的女子很是难得的宝物了

最后，班主说我再不转念头，便卖。那天我跪在全部戏班子的姐妹面前，她一边站着，低着头不作声。我咬着唇，泪和血都流在脸上，眼直直望着她，她只抬头看我一眼，便挑开帘子进了内屋。

班主恼了，当下叫人去喊买家。我知道班主卖我，只是因为若在我们二人中取舍，是断不会保我弃她的。我整个人也昏沉了，只觉得她的狠心……

萧飞开始冷笑，想到班主所做的一切最后还是白废了，她并不因为班主替她清理了一切扰乱她的因素而感动。她是个心机多重的女子？从不因为演过那些柔弱，不堪于自己命运的黛玉之类角色，便也将那些女人顺服的性子渗到骨子里去的，她如何甘心做一生的戏子？终于她寻到一个不计较她身份，愿娶她做妻室的男子，要远嫁了。

他就在码头守了一夜，不，是那个天错安排了性别的前世，以那被卖后患了重病，又伤痕累累的身子，顶了一夜的风寒守着。至之目送她与那男子上了船，也无力再上去说最后一句离别之话。

伏在地上，冥冥的口中还吟唱着十八相送的段子。笑了，起身看那具自己的尸体，双手已捧不起一杯黄土。

复又回到孟婆的面前，孟婆见了她，只摇头盛得汤给他

/喝了，下辈子还是要将情字再辗转演来……罢了……不如一生都不沾了吧……/

萧飞记得自己是推开了，冲那崖坚定的跳了下去，尽早与她远远相隔开来……

最终他担心的事还是如空中坠物般猛地出现了，董婷，虽已不是前生的容貌，但她真实站在他面前时，他怔住了。

姻缘二字真是月老牵的线吗？他牵的如此固执，人世间如何演变，这线竟还要丝连着，前世不是断得彻底吗？这一生为何还这样安排……

他怕了，即便这一生已是过千禧年的世纪，他是男人，她是女人……

但他心底，他已不愿再重蹈这红尘的复辙了……

前世你是英台，吾为山伯，我欠你的，我偿了性命。

今生双蝶依旧，为何我向你索要的，你竟不给予……

来世萧飞是萧飞，董婷是董婷，缘就此终了了吧，再别相干……

静待着光阴转吧，轮回吧……

梁祝（今生）

——自由人

缙缙拿着照相机在街角等了许久，天很冷，路灯的光像卖火柴小女孩的梦境，暗暗地金黄……

她点了支烟，仰头吐出烟雾，黑发从大衣上洒下，静夜里听见她衣角悉索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是他了，她猛吸了口烟，扔下还长的烟蒂，踩熄了火芯。

照相机的镜头早已对好了那个门口，缙缙花了几周的时间来熟悉这里，因为一个让她觉得神秘的男子，一个唯一可以与她的摄影集感觉相符的活人。

诧异，是笼罩在她心头好些日子的问题，因为始终不相信竟会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活在现代却浑身透着古意的人，冰冷的像是千百年埋没的玉器，葬身在这繁华都市里。

现在的男人……缙缙懒得去想那张张她熟悉或陌生的脸……

那脚步声走得更近了。缙缙心有些绷紧，她准备了两周来观察他，就为了这个场景，阴沉的夜与昏暗的街灯，他握着钥匙却并不进门，灯光拉长他的身影，从台阶折下，披风猛地被吹起展开来，似一只从地狱跃出的黑暗之蝶。

他仍是握着钥匙，总停顿着十几秒，离得远，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觉得那是种犹豫，是种踌躇，仿佛这门不是门，是把握了生死的地方，漆得乌黑有如宇宙的黑洞，并有一种意念在天空聚成旋涡，那是个声音，它在说什么？

她决定给这照片起名为轮回，好像与这场景根本无法联系，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奇妙……

萧飞慢慢踱到门口，信箱里塞着广告纸，他伸手去抽，信箱门没有加锁，便自然地开了，里面是一封粉色信函。他取来看，署名果然是董婷。前两天邮局寄来包裹单子，取回时在半路拆开，竟是盘小提琴演奏的《梁祝》CD，董婷给他的生日礼物，那天他已经离开公司快两个月了。

从离开公司之至今日他不曾有过后悔，反而只觉得几百年来难得的轻松与自由，他将信与广告纸随手撕了，很干脆，粉色信纸成了纸屑随风散开了，缙缙的快门立即就撤了下去。她知道这张照片里会有一个立在漫天飞舞的纸蝴蝶里的男子。

这次并不像缙缙希望的，萧飞很快就进了屋。缙缙不是没有气度的小家碧玉，只是怔了怔，毕竟今天不是一无所获的，于是离去了，步过那台阶时，随手捡了他刚才的纸片，上面有很清秀的两笔娟字——董婷。董婷？她疑惑的眨了眨眼，又随手扔了，这是别人的事情……

萧飞见到自己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很有格调的私人咖啡吧里，因为是近乎背影的侧像，主人也只是盯着他看了些许，觉得不礼貌也没说什么，只是萧飞知道那个人就是他，可怎么成了……主人说是在一次什么名家摄影展上出高价购得的，那卖展品的女子起初还不肯卖，所以价钱翻了许多。萧飞是客人带的客人，不能多问。回去后将所有最新摄影展发布消息搜索齐全，一条条查。他这一生不是文弱的书生，所以不会因为心眼小，娶不到所爱之人就病死，但是这照片里让他所有百年来已打到心最深处的恶梦又复苏了，那一天的粉色蝴蝶，就像他与男装的她在抚琴颂诗时，漫天的落樱，她的音容相

貌无不再次镂刻于他心上，尖刀每触一次，每削一次，都是痛，都是血……

缙缙，他在名册上找到了她，一个暧昧的名字。又去买了她的摄影集——《尘封古镜集》，有她的电话。

/喂~/ 一个成熟的女子声音

/我想约你出来~/

/想约我出来的人太多了，先生你或许要排队了，并且……你或许有打错电话/ 回答俐落，语速极快且老练、嘲讽。

/也或许该是你向我解释为何我会出现在你的摄影集上的原因？/

/……/对方语塞，然后是一句惊讶地疑问/是你？/

约定的地点是一间不起眼的休闲茶室，所处地段不热闹，茶室也相应很清静。萧飞想点支烟，很快就被茶室主人客气的阻止了。于是他拿出《尘封古镜集》，所照的全是尽渗古意的物器，只有他一个活着的，这种安排或许不是她故意的，但在他眼里，就像是过往的一切烟云。

/对不起，我迟到了/ 有人在他对面坐下。

/缙缙？/

/啊？/她一边放好了包，一边习惯地抽出烟来，茶室的老板竟不阻止。尾随着她进来许多顾客，多是男性，他们所坐的落地窗外，更是有来往的行人不时向里张望着，而所有男性地目光都是停留在她身上的。

她悠然吐着烟气，口中说着抱歉，脸上却丝毫找不到一点愧意，眼神还斜斜的看向他，打量着。她是一个由个性付于绝美容貌魅力的女子，在古代是绝不会找到的。古代？他怎么会又想起来，她真像是把刻于他心头的利刃……

/我以为该你先来做个解释/他将摄影集翻到那一页。

她竟用一种顽皮的眼神看他

/如果我说，你就是要点钱一定会让你觉得伤了你的自尊心……所以我选择沉默或应答方式来开始这场谈话/

/……哼……/他发出很轻微的一声不屑，用眼神回敬她。

于是两个人都沉默着许久，茶室的老板步了过来，一脸笑容，茶室不知何时竟热闹如雀场起来……

/情人节，先生要不要买束花送给女朋友？我这里有玫瑰、郁金香、百合……/

就像几世纪前的那天他与她踩青，路遇一老花农问他们相公可要花莫？她眼里闪着希望，泛着花彩。他却文绉绉的谢绝了，两个男子要花做甚么，好花当于枝头，不该是瓶中萎景。

气氛有些出人意料的尴尬，他的思绪从缙缙的笑声里猛地抽回来，沙……光阴的无线电断了。

缙缙让老板回去换音乐，歌词是好歌词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些……/，她也跟着小声哼了一回儿，就倦了。老板悻悻地退了回去，咔，音乐停了。萧飞开始燃烟，才点着，茶室里悠扬而起的是一阵凄婉的小提琴乐——《梁祝》，后人们为他们谱的。

所谓如泣如诉，只有萧飞全能体会的到。

……病榻，白被上点点血污……

/缙缙，还未请教……/她递上自己的名片。

/嗯...../他回过神，瞳底是哀伤/萧，萧飞/
她凝视了他一阵/你穿古装什么样子？/
/啊？/
/我想拍你穿古装的样子...../缙缙说完也觉得自己的唐突与失态。
萧飞不置可否地笑了，静了一会，顾自唱起一首为 梁祝 谱的词
/无言到面前，与君分杯水...../
/山伯永恋祝英台？？/唱得很动听，却被缙缙很不客气的用反问句打断了，凭她的职业来说，她该是很有品味也很有修养的女子，但她是自由不羁的个性，按牌理出牌会让她被尘世窒息。
萧飞停了吟唱，唇角是笑意，指尖是冰冷的。只要有世人，梁祝将成为生生世世的永恒。而他，唯一可以诠释这个故事的人也将永远陷与无止尽的苦恋中，似乎不止是天注定，不止是月老绑定，而是所有人对梁祝唯一的期望，用他们的爱来证实世间果然有真情.....
以为他们相爱应该的，是所有人。
/如果？/他干涩地问/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门当户对？如果他们最后成亲了...../
/那收视率或许会很低...../她直说，现代人非苦情不看。再说梁祝论凄惨已经快跟不上时代了。/但是...../
/但是...../他很想听她的下文，耐心的等她又燃了支烟。
/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呵，我怎么和你谈论那么土的问题？/她开始自嘲，却见他的冷寞，又转回正题/我想如果我是梁山伯也一定会爱上祝英台的，并且爱她至死！/
她看他无语，只能解释/若无令人魂牵梦萦，至死不渝的疯狂与执着，世上不止没了梁祝，恐怕也没了性别了...../
她说的或许不是萧飞想要的，缙缙的手机响了，她回话的语调开始不耐烦，似乎被人催着，于是向他示意，拿着手机往盥洗室走去。萧飞看着窗外，路景依旧，慢慢将桌上的影集合上，随手又将桌上的纸巾扯来，草画了几笔附在上面，让茶室老板结了帐，走出门去。
茶室老板从窗内看他背影渐远，门猛的被风吹开了，影集上的红色纸巾随风扬到茶室的天花板上，有人抬头看去，这红色纸巾上像是画了只鲜活的蝴蝶，在茶室上空来回盘旋了一圈，又随着风飞出门去了，门是被很重的一记扣上了，茶室老板见门已关上，转了身走向某一桌
/先生就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吧？我这里花品种多...../

典当

典当十二卖做张家为奴，幼年时身段柔软娇好，席间跳起舞来，能将壶酒挂在脚尖攀至肩处替客斟酒，酒缓缓入杯，滴点不落杯外。又学了一手好琴艺，好舞技，故很受主子们疼爱。

长到十四，越发标致，张家的老爷无意间与夫人提起想收其为妾，成了

祸事。从此后不再做奉茶端水，跳舞弹唱的艺仆，也不让她做烧火丫头。在张家的庙旁给她起了间小屋，每日里相帮庵堂的老尼清扫整理，日久天长，成了张家养着的闲人。

日夜交换，春秋迅速，转眼间典当已十八。

张家原有一子，名墨，字慧，比典当晚生一年，出生时难产，身子弱，算命的说要在出生处拴住，于是一直在张夫人娘家养着，长到十七才回家，所以未曾见过典当。幼时无赖，锦衣玉食样样齐全，心底玲珑，但凡诗词歌赋，朗朗颂上一遍，即刻背出，只是并不爱读书。张家以为是灵根性，又张口闭口的诗词，起初并不强迫读书，反以为宝，四处炫耀，长到十七，张家方知道不好。张墨除了曾经会背的诗，过了数年，又再没读过其它，早全是过目不忘，却并不能领会其中意思，最后竟成了识字不满一车的人物。

又将大量年华与金银一起葬在烟花之处，成了张家顶无用的男子。

这一日，张家办祭祀，张墨被拦在家里不得出门，实在闲的无聊，在房中乖乖坐了一会子，就耐不住了，到园子里扑蝶。追绕亭径，七转八拐至那庵堂所在，此一处恰是典当小屋。张墨闻得乐声，朝那厢望去，不望也罢，这一眼瞧得魂儿飞扬，只见那典当一身水绿衫、素红裙，斜坐木篱上，用旧红绡绕乌发结成双髻，绡坠儿是成四股，一系一红樱桃核的荡头。耳垂上倒是付真银丝链子，挂了双绿玛瑙。粉脸儿鲜嫩如桃，弹指欲破，曲一弹，径里风起，发丝儿、宝石、核坠儿晃荡成一片，清水眼神儿流盼，朱唇皓齿，张启迷离，红酥手拨琴。

喻……那庵堂里钟钵儿敲得勤快，她这里莺声绕梁。

唱：更声、漏声、独坐谁相问

琴声、怨声、两下无凭谁

翡翠衾寒芙蓉月印

三星照人如有心

只怕露冷霜凝

衾儿枕儿谁共温

张墨是惯识烟花，听得这小曲儿，知道下边是什么，于是那边厢又是一声喻……过后，他截了她的曲子

唱：听她一声两声，句句含愁闷

看她人情道情，多是尘凡性

你一曲琴声，凄清风韵

怎教人不断送青春

那更玉软香温

情儿意儿哪些不动人

典当听得，顿时慌了手脚。见那人边唱边踱进来，细一辩那身打扮，便知道是张家的公子。低了头也不敢再看，张墨自小荒唐，用扇儿挑起她颌来看，两眼相对，竟穷了说辞。一时间，两人就傻呆呆相望了一阵，庵堂又是一阵喻……典当才摆开他的手，逃至一边羞理裙帏。张墨暗叫一声妙极，正欲上前攀谈，忽听庵堂传来嘈杂人声，其中夹杂有底气十足的男子声音，辩得是父亲，吓出一身汗来，双手在衣兜，袖袋中翻找汗巾，眼前递过一条白丝绢帕来，先是拿来惶恐擦了，又听得那人声远了，才仔细端详，帕子一角有蓝线绣着典当二字。觉得名字有趣，又绣得精致，就当了典当的面塞进怀中，典当初是看着他的，见他举动轻佻，又转过身子不敢再看。突然间，园

中又有人唤公子，张墨跺脚懊恼，又怕是父亲差人来唤，不敢不去，将扇坠子扯下扔在典当脚旁，回首去了。典当听脚步声远，回头蹲下身子拾起，是块洁白璧玉，当中有道青印裂痕，翠白相间很是秀美。想到方才俊生样貌，脸更红的烂漫。

话说张墨回房，果是被父亲训斥一顿，让他赶赴京城投奔叔叔家苦读一年，去搏个功名。张墨嘴里应着，脑子里只惦着典当，吃罢晚饭，又从窗子溜了出去。一路小跑到典当屋外，见典当正仰首望月，于是在花阴深处藏了，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聊斋？/

萧飞将书角折起，合上书本，第二百五十六页，《典当》？满是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女子，女子喝了口红茶，顽皮的摆弄着杯口的柠檬，眼神停在他眸上时，又转成严肃。

这种神情与她的装束极不相符，扎得极高的竖棒辫，时髦的休闲套装。萧飞现在形容不来女子，只知道她极会修饰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很自知的女性。可是他还不认识她？莫名的，她走来递于他这本书。

/才看到典当望月？/女子问。

萧飞周身一寒，她知道……

女子用小指将流海向耳后挽去，眼神顺势滑到萧飞搁在桌上的手，手腕处果有她才能看见的绳缚印，于是她将袖口拉起，手表链子自行断了，白净手腕露在萧飞眼前。

/我就是典当……/

/用这个排剧本很烂。/ 萧飞态然自若地举了咖啡佯喝了一口。她手间是黑绳缚，若不是他颈间系着佛像封印，他早该感应到了。凡怨魂屈鬼，今生为了复仇才不喝孟婆汤转世的人，手腕处就是黑绳缚，仙使鬼差转世为红绳缚，精妖魑魅为紫绳缚，万念皆空、悔疚者为青绳缚，他便是青绳缚。

黑绳缚转世为人，在世间感应仇家的能力其实极小，找他定有要求，萧飞不想淌这浑水。

/不过演技很好，戏剧学院毕业的吧？眼神很到位！/萧飞为她鼓掌。

/同样是为情困的人，何必讥讽？/典当用手指轻点他的咖啡杯，热气突然消失了，萧飞将杯端起，冰凉的，一个怨气何等大的女子？

/我只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萧飞本想回答她，警署从这里拐弯出去，笔直走到红绿灯再右转就是。但今世做了人后，学会先生必该对小姐有的礼貌，也不言语，将书打开翻看，二百五十八页是一页白纸，再往后五页至另一篇新文章前都是，忙从典当望月后向下粗看，书被她很不礼貌的抢掉了，塞进他的公文夹。

/后面……/才问，他就后悔了。

/一出古今无数负心郎与痴女子演的老戏文，你说的不错，拿来排剧本很烂。/她将柠檬嚼了，萧飞竟也觉得牙间酸楚。

/他玩弄你的感情，又远赴京城？？/萧飞默然，咖啡座里正放着音乐……好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的伤，也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这时听起来无不凄凉。他跟着低声唱/……说他爱你吗？想一想再回答……/

/一去不复回，一年后张家举家搬迁……/

/那你？/

/被家法严惩，惨死在庵堂上……/她眼瞪的很大，座位在二楼，惊吓不到行人，只是远处空中一飞鸽莫名坠下。

……如此大的怨气……

/这怨气不只我一个，还有我腹中屈死的孩子……/她知道他心事，抢着说了。

萧飞捧起杯子，轻吹其面，热气复腾，典当与他在人声沸杂的店堂里对峙着。

/你以为我牵制不了你？/典当笑了，萧飞透过她的瞳底，见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惨遭鞭笞的她，从小屋爬至庵堂，身后拖着骇人的血迹，不止身上，还有两腿之间渗出的血在地上越积越多……香鬓早散，被人剪的杂碎，冷汗浸湿后，贴在额前脸上，哪还是书中的典当！

她一口怨气回不上，凄厉叫得张墨二字死去。美女白骨，骨盆间还有一具需细辩才发现的佝偻骨架……

他的眼神逃离她，猛得想到董婷。

/你也知道我只有靠近你才感应的到你的过去，她现在并不受我的威胁，更不用担心她哪天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说这话像是在安慰他，她另要的柠檬又拾了一片含在嘴里，酸的。死前的妊娠反应延续到今生。

/对不起，你找错人了……/萧飞不想与她争辩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更不想牵扯上董婷，他们不是电影里玩绑票。说完将公文夹与外套拿起走了，她并没有拦他，只是在窗边静坐着看他走远。

萧飞没有回头，他知道回头时她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里，房间是冰冷的，他自己漆上的四面黑色。墙上很醒目的挂着本白色日历，他是数着日子过的男人，生命是倒计时的，哪一刻停下来就是今生又唱尽了。

从音响里抽出上次听完了《冷雨夜》，换了盘 CD……

心 属于你的 心 我借来寄托
却变成我的心魔 你 属于谁的
我刚好经过 却带来潮起潮落
都是因为一路上 一路上
大雨曾经滂沱 证明你有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眼 再睁开眼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背影是真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悲哀是真的 泪是假的 本来没因果
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风 属于天的 却吹起人间烟火
天 属于谁的 我借来欣赏 却看到你的轮廓

这首歌怎么以前从没听过，是自己买的吗？他抽过 CD 盒看，是自己买的，只是这歌如此陌生，《百年孤寂》。令他黯然想到黄泉路上步步沥血，寸寸辛苦，为情困的死的不是身子还有这颗心。鬼魂还有心吗？奈何桥上，鬼差凶狠地驳他。

……有心吗……

他不愿再想，起身将日历上的日期勾画掉，明天很快就会开始了。

英雄美人，情关难渡

是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才能面对？

我本有心，我本有情

奈何没有了天，我恨在泪中间

.....

飘呀飘呀飘的风，吹的是谁的痛

千山千水千里追寻，但愿来世有始有终

昨夜做了个很淫邪的梦，梦里，他看见.....

萧飞没再想下去，要迟到了，他用力咳醒自己拔腿向公司快速走去，十字路口，他被拥挤的人群拦住，前面发生车祸了？有人从他身边撞过，他向那里挤进去，果然一个十岁年纪的男孩子躺在血泊中，眼睛还睁着，痛苦茫然地看着周遭人群，司机驾车逃走了，他身有带血的轮胎印，拉向前方，又被围着的人踩在脚下。只有围观，没有援助。

他俯下去一把抱起孩子，人群仍陌然的站着，有人唏嘘，有人嘲讽，这就是人世间.....他用力搏出一条路去，用身子挡住一辆车，抱着孩子夺门而入.....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快...../孩子腿上的血沾了他一手，又滴上他的衣服。

/是你...../开车的转身看向他，并不急着发动。

/开车/萧飞对她吼。

车子发动了，人群里好些看了手表，又如群蚁围食完，忙碌着四散了。

缙缙在医院走廊里无聊地踱着，墙上挂着很醒目的禁烟标志，她从他的公文夹里翻出那本聊斋，随手翻了翻，若不是他去办急救手续，她很想将公文夹随手扔在哪里，只要他回来看到就行，她没想过再看见他，何况上次是被他毫无礼貌的扔在茶室，这次又是被他很不客气的带到医院，可是不可以，她这次不能率性而为，他是在救人。不能吸烟，让她更加烦躁，急救室的走廊空寂着，突然，她像是听见不属于她的脚步声，缙缙回头看去，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

/里面的人还活着吗？/女子问。

/谁.....里面.....啊，你是说那个孩子，在急救呢...../缙缙暗自庆幸总算是孩子的家属来了，走上去想把公文包递给她。

女子微笑着，向后退了两步

/你替我转告萧飞，我要他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于是转身走了，弄得缙缙递出去的手很尴尬的再收了回来。

女子消失在走廊尽头的不多时，萧飞小跑了进来，没有片刻休息过，看上去很辛苦。

缙缙将公文包递给他，却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女子托她带的话，急救室的灯熄了，医生走了出来，没有病床一起推出。萧飞有神情像冰一样冷，他提着公文包冲进去，来到那男孩身边，护士各自忙着整理刀具，一地的血棉与纱布。男孩紧瞇双目，就这样死了吗？萧飞单手紧握住他的床单。男孩突然睁开了双眼，直直看向萧飞，将他手上的公文夹抢过紧抱在怀中，后进来的缙缙惊恐的叫起来，周围的人全都怔住了，那男孩的眼复又闭上，微笑着像是沉沉睡去，眼角流下泪来，萧飞将手指触上他的鼻头，已经没有呼吸了.....

萧飞心情沉重地和护士一起将男孩送向停尸房，缙缙惊魂未定，不敢跟

着，说是在车库里等他。

结果他没有再回去，这是第二次扔下她了，缠人的本领，其实人比鬼魅厉害。打电话向公司请假，今天如何也没有心情去上班了，何况他衣服上全沾染着男孩的血。

顾自回到家中，电话铃一阵狠响，他不接，换干净衣服，泡了杯茶在窗口坐着，目光落在公文夹上，还是血。他抽出纸巾想将它拭去，看见那本《聊斋》，想到典当托付他的事情。于是重又抽出来看……

人本来就是脆弱不堪的，生命里一旦有风雨，都会自行夭折。何苦去相逼，只为一个情字，鸳鸯陌路。他叹息着，翻开。

手中茶杯落地，从《典当》初起至他上次折角的第二百五十六页上的字尽数消失。

而原本白页之书，却从典当望月所在段落下赫然接着——

张墨被父亲逼骗得离家后，赶至京城，果有规规矩矩在叔叔家读书，想到父亲允诺他，只要考得功名就让他归家后娶那典当为妻，又想到典当可能已身怀有孕，更是努力发奋。也有想到离家时匆忙，懊悔没溜至她那厢告诉此喜讯，于是自己安慰到，父亲、母亲定会好好对待未来之媳。便从此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求来年搏功名了。

哪想这三月未满，世事大变。

边疆战事连连，朝廷外援又发生兵变，一时间人心惶惶，但凡京城里普通百姓家壮丁男子也被抓去当兵，张墨从叔叔家出逃至一荒郊小店，染得一身恶疾，病中孤店苦苦自嗟，仲子羞归因下第，可他却是被这乱世隔在异乡。这番愁情

后人曲中有唱：这病儿何曾经害
这病儿好难担待
好似风前败叶
好似雨过花羞态，我难摆开
心头去复来，黄昏梦断
梦断天涯，心事难提泪满腮，伤怀
不为风寒眼倦开，堪哀
只为忧愁头懒抬
羞颜犹在
苦了些客中人，乡愁无奈
断肠夜，张墨用血指在墙上只书下两句
钟磬惊回枕上眠 客窗风雨恨长天
好一阵猛咳，典字唤得一声，便孤寂的去世了……

店家收了他些铜钱，算是有良心，置了一张草席裹着埋在乱坟岗上，与那些孤魂野鬼做了黄泉路上的伙伴……

……我张墨，也有牡丹花下惜牡丹啊……

夜凉如水

……思慕，想你的时候，夜凉如水……

从梦里哭醒是第七次了，如昔拭过额头冰冷的汗与眼角的泪水，书上说这是十五岁很正常的生理反应，这样的梦真的正常吗？她不敢想。枕头是湿的，如昔将它翻过身，拍拍松后枕下去。眼前的窗外是一轮朦胧的云月，树影摇曳时她觉得心底有一种忧伤，是从梦里袭来的。莫名的，她将手伸向前方，在月光中摆动着，看墙上的影子，纤细、修长地舞动。空气里寒冷将她裹上，不得不缩进被子里，如昔抿住唇，第七次了，就这样从半夜醒来，感受那些不属于她的哀伤。好倦，她曾经尝试很快睡去，再回到那个梦将它看清楚，可是每次梦醒后头脑越来越清醒，梦境却越来越模糊。这样下去会不会失眠？她很害怕，快睡着，如昔第四次在半夜里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然而……

梦是渗入墙隙的雨水，侵袭来了。

……好美，好香的茉莉……

初绽，凝着露水的白色花瓣将她包围住，这一刻感觉太幸福了，真想花儿里轻舞一曲，仰头望去天水一色。云是天空的茉莉，朵朵缠绵地飘过。风中，有人问她

/思慕，你喜欢吗？/

她点头，微笑着向面前轻划船桨的人儿。

/谢谢你……孜然/

原来他叫孜然，深梦里另一个自己回忆起……

孜然，笑起来总让她觉得像是夏季海边地微风。清爽，是他给所有人的感觉。喜欢在学校里与他一起骑单车，或在公园里散步，或在玄武上泛舟，每天他们都在收集起所有人的羡慕，慢慢融进爱恋中。

忽然梦境里隐约有硝烟，有战火，那是什么年代？又是另一个自己在问。

迷雾散尽，是一场夜月清凉。

夜空下，思慕与孜然正浪漫的扑弄着萤火虫。苍穹上却是一张老妪的脸，迷茫与苍桑地呼唤着

/孜然，你在哪儿？半个世纪过去了，告诉我，你还活在这世上吗？/

月下的情侣看不见那张脸，听不见那声音。仍欣喜的望着瓶中的小虫儿。

/孜然/她问/学校的男同学都在组织救国会，你会和他们一起去当兵吗？

/

孜然搂住她，很温柔的告诉她/我会……/

思慕眼底里是失望的，她不想用牺牲感情来证明自己爱国，生命里她这一次最自私。她挽紧他的手，不语。

孜然笑了，用手指刮她的鼻梁/我不是神，就算我牺牲了，我也不能停止战争。但我随时会为你当兵，只保护着你一个人。/

思慕的笑容浮现在沉睡的如昔脸上……

情侣的背影在草地上远去了，天空中又出现刚才的老妪，风烛残年，眼神里，生存对她似乎早没了意义。她向远去的孜然伸出枯瘦的手来。/孜然，那是你吗，回答我，你在哪里？/

深梦里的如昔想摆脱这张衰老的脸，可是她醒不来，温馨像被砸碎的玻璃，迅速没了，整个世界在摇晃着，好多杂乱的脚步声、军号声、车声、惨叫声……血，满天的血雨腥风，她在跑，有人牵着她的手，在狭长地走廊里。

/快！爬上去/有人将她搀向一架木梯。

好困难，她手里像抱着东西。努力去看清他，孩子，对了！老师的孩子，老师呢……电线上，电线上挂着老师的头颅……梦魇……。

/思慕，抱紧孩子快上去啊……/孜然的声音。

她费力的攀上去，推开那个隐蔽的夹层，这么小，她和孩子都只能勉强的蜷缩进去。

/孜然，你……/她哭了，伸出手去想拉他，夹层的门板被他慢慢扣上，光明里是他一如往昔的笑容，黑暗渐渐吞噬尽他的容貌，刻于她心头。

听见梯子被撤掉的声音，听见他远去的脚步声，听见夹层下又传来的嘈杂声。转眼间一切又只是眼前的黑暗，死寂……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深梦里的自己在追寻着，思慕看不见，她可以，找……四处找……

终于，她从拨散开血雾，是他，在那里——

已经缴了武器的孜然被他们带到学校操场上，有人质问他，他冰冷的站着，没有回答，他们开始漫骂，用皮带抽打。思慕在夹层里紧抱住孩子，看不见，也听不见。

孜然倒在地上，满身的伤口流着血。他们在一边欣赏他因疼痛而蜷缩、颤抖的样子，其中一个拎着一桶汽油过来了，孜然感觉到他的靠近，朝着她藏匿的地方淡淡地微笑，整桶汽油浇在了他的身上，在地面漫延开，四周的宪兵向后退去，他在死亡中异常地平静着。终于，有人将火把扔向了他……

不要……

如昔叫喊着，突然，整个人像从空中坠下，猛地沉下去，又像是被人松手的弹簧，猛地从床上弹跳起来。

脸上重复着几日来的冷汗与泪水，可这一次她如此清晰记得那场梦，这还算是梦吗？如昔反反复复回忆着，梦里是什么年代？在哪里？对话太熟悉，太清楚……

猛地，她想起了什么，开了台灯，到书桌前找。

历史书，如昔坚定的选择它打开——

……

在这场腥风血雨的劫难中，自然赋予人类的生与死被邪恶的入侵者玩弄于股掌之中，此时南京市人的生命比蝼蚁轻贱，比草芥不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从这天开始，南京这座被誉为锦绣江南的城市，在日军铁蹄的粗暴践踏下，顷刻间变成废墟，沦为人间的地狱，整个南京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日军蜂拥入城，置人类道德准则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到处追杀没有抵抗能力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刀劈、枪杀、活埋、火焚……城墙内外血流成河，长江岸边尸积如山。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了六个星期，使 30 万以上的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屠杀，发生的暴行达 2 万起以上，使南京城 1/3 以上的街道和建筑物遭到毁坏。这段历史，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最沉重和最痛苦的记忆。

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专史中记述：“日军对南京市同胞的血腥屠杀，其罪行累累，不容抵赖。他们不分城乡内外、大街小巷，从城外杀到城里，从市区中心杀到江岸边，从居民住宅杀到庵堂寺庙，进而杀到国际安全区内。被屠杀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婴孩孕妇，不管你是解除了武装的军

警,或是手无寸铁的市民百姓,更不管你是工农商学、贩夫苦力、僧人尼姑……
总之,只要你是中国人,日军见到就杀。……其残酷之状,为亘古所罕见。”

正如当时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对国内的报告所言:“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性机器”。

……

风拂起窗帘,耳边似有人低语着

……思慕,想你的时候,夜凉如水……

